

年

卷

期

1

3

第

第

期三第

年一第

文風

教育部
參事員

版出店書風文

南大圖書館藏

目錄

關於「魯迅的書」的寫作.....	歐陽凡海
人和事.....	錯耳
×	×
×	×
×	×
下江人語.....	夏衍
國文.....	李石錄
史料二則.....	柴旅蒼
×	×
×	×
×	×
奴才集序.....	田仲濟
讀書偶感.....	戈茅
茅屋散記(之一).....	崔萬秋
×	×
×	×
×	×
不安靜的靈魂(紀念東平).....	虞弓
生在戰爭死在戰爭(紀念東平).....	臧雲遠
憶天虛.....	馬首
×	×
×	×
×	×
荒谷散記.....	力揚
科命底烽火.....	S. Y.
芭蕉.....	郭尼迪

文風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文風月刊社

發行者 文風書店

重慶中一路一七〇號

各地 貴陽 正風書店
 特約 柳州 國風書店
 總經理 桂林 科學書店
 售處 成都 自力書局

預定價目表

期間	冊數	價目
全年	十二册	三十元
半年	六册	十五元

郵費在內

本期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遇後……………會敬之

× × × × ×

將寬底假寐……………戎 茅

小詩二章……………繡 帆

醒夜抄……………姚 奔

懷臨汾……………綠 野

山村……………綠 野

春鳥……………綠 野

美（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二首）……………楊芳潔譯

當讓。爾諾從戰場上歸來（法國民歌）……………美寶權譯

× × × × ×

左證將嬰增長（瓦伊林作）……………李 葳譯

在電車裏（左科科作）……………王語今譯

看戲（左科科作）……………王語今譯

年青的太太（柴霍夫作）……………李 葳譯

神父受職式（恩。西羅作）……………馬 且譯

× × × × ×

編後隨筆……………編者

封面設計……………荷 子

徵稿簡約

一、本刊歡迎創作或翻譯之雜文散文讀書漫筆及短篇等稿件。

一、本稿以三千五百字為限，特約者例外。

一、來稿經本刊發表後其著作權仍歸原作者，惟本刊有出版優先權並得自由選購版權。

一、來稿請用有格稿紙並請寫清楚

一、來稿無論發表與否概不退還。

一、來稿發表致酬每面十元。

一、來稿請附姓名地址。

一、來稿請寄重慶中一路一七〇號

文風書店並請註明文風月刊社

南京圖書館藏

關於「魯迅的書」的寫作

歐陽凡海

我這本書，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開始寫的。在開始寫這本書以前，我對魯迅先生的了解並不深，只在當中學的時代一知半解地看過他底「吶喊」和「墳」，對他的印象還很薄；使我對魯迅先生抱深濃的覺意的，是在日本的時候，看見了他底「二心集」，那裏子裏的文章所表現的他底偉大的精神與昂澀的人格，使我永遠忘不了；以後便陸續讀了牠——「華蓋集」，不覺地就沒有了系統地去讀他底書。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死後，上海的雜誌「文學」好像是打算在十二月號關於魯迅的專號吧，茅盾先生寫信來叫我寫一篇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我那時就手把「吶喊」和「墳」找來再讀了一遍，另外讀了一些別的材料和別人評論魯迅先生的幾本書，就寫了一篇「關於魯迅先生的幾個基本問題的簡論」寄出去。這篇文章我自知是不很成熟的，因為當時我所看的材料就不够得很，俾也大胆的發揮了我獨自的一些見解，還算算解，也寫我今天所看用的了，茅盾先生看了這篇文章之後，來信說我在這方面可以研究研究，藉此後，別的許多雜誌便也來約我寫這方面的文章了，這些情形，促成了我研究魯迅先生底動機。

一九三六年度，我就開始系統地閱讀魯迅先生底書，並且做摘記，搜集有關魯迅先生的其他各種著述。其時我正在翻譯保加利亞的作家佐夫底「鞭下」，這本書也是茅盾先生介紹我翻譯給生活書店的世界文庫的。彷彿是在全國文藝協會開理事會的時候，會畢，茅盾先生談起生活書店叫他譯的這本書，他說自己沒有工夫譯，想轉請別人譯，問有沒有人承受？我那時初到上海，候補鈔票，每天均有辦公之虞，正需要一筆生意來賈掉自己底勞力，於這便滿口承領下來了。我一面翻譯這本書，一面看魯迅先生底著作，換抄用，就把譯好的一部分稿子先送給該社，又吃飯，又睡，又看魯迅先生底著作，一面做摘記，捉綫，其間當然還經過了許多別的事情，而最主要的就是我身體不好，我底女人要生孩子，住在金神教路的花園坊，生活複雜，空氣又不好，一九三七年初就搬到徐家匯去住了，還搬，就少進上海，生活開始帶上鍋爐氣味，都寫我現在所不願回憶的了。

「鞭下」是八一三之前譯完的，其時有關魯迅先生的許多書，我也都大體看完了，八一三之後，便搬到霞飛路與辣斐德路之間的魯安邸來躲避日本人底殺伐。從此我便好似一個帶孕的婦人似的帶着幾箱研究魯迅先生的材料，行旅為艱了。那時我還不算離開上海，買了一雙粉粉和木炭放在家裏，以備戰時物價高漲，就仍舊每天伏在書案

上，開始寫這本「魯迅的書」，一面再由魯迅先生介紹我去拜訪景宋先生，由她答覆了我許多關於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上的問題。我大約每星期去拜訪她一次，每次談一二十小時，還準備著每晚去她那裏看魯迅先生原稿，多出來的書信和日記，以便作爲研究的資料。可是後來戰爭的發展，中國方面日趨不利，我女人是浙江人，其時她帶着一個小孩，我們都覺得還是趁滬杭路未斷之前，把小孩帶回家去比較的好。後來我送她回去之後，自己也來上海寫了幾年的書，而其時別的許多朋友正計劃退出上海到內地某處繼續後方生活，我也極願同行，我底目的最想做些生活改變一下，暫時離開音樂和都市的生活，因此到景宋先生裏去閱讀魯迅先生底未發表書信和日記的計劃便漸漸實現。同時，我前面已經說過，我好似一個帶薪的婦人似的帶著幾箱關於魯迅先生的材料，已經行旅爲艱了。到底這前線的地方去，這些材料當然更不能帶着走；而妥案則將來再要讓寫，不但材料不易再得，而且這些材料都經我細讀過，勾出要點，畫了記號及註脚，用起来很便當，要是失掉，即使另找到新的材料代替，再看一篇也不容易的，這樣，我便不能和朋友們一道起程了，我決定讓他們先走，我得把這些東西搬到某地去安頓起來再去追趕他們。

我在某地生了一場近於傷寒的大病，在病中也寫了一點，此後，我寫這部書的工作便停頓了一年多。去年春天，我才又在桂林，繼續這項工作。只是因爲兼任其他職務，可以用來寫書的時間很少，所以像蝸牛走路一般，走了一年，仍然離目的地還很遠，我非常害怕此後生活再有變動，則交通不便，材料無處安頓，又不能帶走，所謂爲山九仞，工虧一篑，那時如何是好？所以今年春天，我便決然辭去一切職務，到現在，總算寫、改、抄、校，都弄好了。現在是原稿翻本都包成一包，飛機來也只帶幾稿子走，材料炸去也不管了，真所謂「如釋重荷」，心曠神怡。

這本書寫到一九二七年初爲止，以後還有十年關於魯迅先生的生活，我本來打算作爲下冊寫的，但現在客觀環境不允許寫下去。簡其實，所謂客觀環境不允許，也還是一句原諒自己的話，一定要寫，形式上改變一點，也不是絕對不能寫。不過我總決定不寫了。我開始計劃寫此本書的時候，還在抗戰之前，那時的環境雖然也不好，但總還可能作一年半載的寫作生活的打算，即使生活如何艱苦，還可能蒐集材料，還可能保存材料，而現在，一則是總寫作生活就不容易，二則交通不便，蒐集材料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三則現時的軍事及政治，隨時都可能有激變，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不提高警覺性來應付激變，弄一些材料來拖累腦筋，我已經經驗了太多的痛苦了，萬一寫到一半而生活不能不變動時，今天的交通條件不允許帶着材料走，棄之不甘，而人地盡疏，又無處可以寄存，而且魯迅先生來

等，材料很多，也不能帶着飛機。所以今天如果要做這種研究工作，不但生活和精神上的氣氛不適宜，而且也很低限度的研究保障也沒有，但愛不過。我覺得，中國並不需要真正的學究，只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如果繼續做這工作，恐怕會做一個死學究也不可，結果是只有靜靜兩眼一天天被材料埋下去發要而死的。去年秋天，魯迅先生離津時，大家談他的行，記得在酒席上，長江先生說起，重慶一個大學裏的教授，有一部寫了十年的什麼稿子，被敵機炸毀了，當下大家都不能勝感慨，而受驚最大的是我。這使我覺得，上述我對於研究工作的擔憂，不能算是杞人憂天。我在抗戰前既已開始了這本研究魯迅先生的書，真叫樂之不甘，不樂又太苦，不得不硬着頭皮繼續弄完我預定的到一九二七年初寫止的上冊，以後的書，我實在不敢預約了。因此，我這本書，也不叫作上冊了，省得讀者等待，等得頭頸長了也等不著。我希望讀者原諒我，並且繼續我底努力，有一天能添補我底這個遺憾。

不過我相信，將來的人，假如並不能推翻我這一本書的論斷，工作不必重新做過，那麼，繼續做下去，只要是在比較能做研究工夫的環境下，我相信，以後的工作要比我所做過的容易得多了。因為魯迅先生底思想、意識、及文學藝術的趨向，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實在就基本上決定了。一九二七年以後，他底思想發展，比起一九二七年以前，要單純明確得多。所以在我看來，魯迅先生最後十年的戰鬥生涯，對於我們今天的人比較的好學，而且大家對於他的歸結，也大致有了定評。重要的倒不是來重復這些定評，而是來向讀者分析魯迅先生經過了怎樣的獨特的路，到達於他最後十年的光榮的頂點，我所做的就是這件工作。我相信我已經把主要的，最基本的而且是較困難的工作做出來了，因此，我敢於在這裏放下我底工作。

不過以我底學問，和年齡不及魯迅先生一半的經歷來做這一本對魯迅先生書評論性質的傳記，實在是非常慚愧的。我這本書裏，對魯迅先生底所有重要的作品，差不多都分析到了，從形式上說，我這本書原來很像傳記，只是我覺得，嚴格地說，對於一個作家的批評，批評者應該在學識與經驗的各方面都要比較批評者更強，更淵博，那眼光才會遠大鋒利，深刻透切，而我底學識與經驗的各方面，可以說都遠不及魯迅先生的一半，所以我不敢把這本書叫作評傳，我對於魯迅先生的差不多是全部作品的或簡或詳的分析，也決不能稱爲批評，只能當作是一種註釋，記得曾經有一個外國作家說過，魯迅先生底散文編寫內容之豐富與筆法之流連，是完全與當時的實際環境相稱的，所以魯迅先生底雜文之生動與豐富，如果譯成外國文字，值得加三倍以上的好辭來說明當時當地的實際環境，以增益不了解魯迅先生底實際環境的讀者對魯迅先生著作的興趣。我覺得，這話不但是可以適用於魯迅先生底雜文

譯版外國文的場合；就是包括魯迅先生底創作，在翻譯的場合也是適用的。今天的中國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我相信，能够完全了解魯迅先生底創作，尤其是「阿Q正傳」，「風波」，「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高老夫子」，「華蓋集」等與當時的社會變革的主潮是怎樣相關聯的，恐怕不會多吧？尤其說相稱，能够了解魯迅先生底創作，一定更不會多。因此我非常覺得快活的，是我追憶了魯迅先生底實際生活來詳細分析了魯迅先生底這些主要作品，可以作爲一個媒介使青年更能和魯迅先生接近起來，使魯迅先生更能深入中華民族底心之深處去，以灌漑、豐富、精煉中華民族底靈魂。在全國民衆這樣深覺着紀念魯迅先生的時候，我相信我底這種工作，可以使全中華民族對魯迅先生底熱愛與紀念，更加和魯迅先生底實際的血肉結合起來。我這本書的作用僅做如此，大概是只限於在今天作媒介的應時的東西，談不上有永久性的批評的價值，我特立爲「魯迅的書」，是「關於魯迅的書的註釋」這名詞的簡稱，所以我希望讀者能够照我這本書的次序，有系統的和魯迅先生底著作照着看，這樣，一定可以得益更多。

由於我自己已在心裏，對於這本書的作用，有上述的單純的認識，增加了我寫這本書的勇氣不少，我記得魯迅先生曾在「懷友素園君」裏面說過這樣的話：

「文人的遺骸，不在生前被攻擊和被冷落，一跟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委託知己，是非纏繞，既以自衛，又以寶錢，運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到是值得悲哀的。」

這些話曾經激起我反省，使我再三躊躇，和罵痛這本書的時候，總是一面擦着把汗想，我這樣的工作是應該做的吧？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把這樣一位前無古人的偉人魯迅先生在全中國人民面前，更具體地，更系統地加以介紹，加以分析，加以發揚呢？應該的，我回答自己說。懷着這樣的信念，我就寫下去了。到了現在，我已經聲明過，我這本書是應時的東西，況且下冊也並沒有寫，甚至不打算寫，所以留給後來的人正還有不少的空間，只要增加努力，另外的有真正價值的關於魯迅先生底評傳便可以產生，我這本書即成廢物，所以我自問不過是「橋樑」中的一塊沙石，而且就應過時的，恐怕連較久較堅的橋樑也談不上，更談不上能「沽名」了，「獲利」尤其談不上。小本頭的書，大小書店都可出版，可走的地方自然要多些，而徵我這樣大本頭的書，在今天的中國，只要幾個大托辣斯商孔一沉，我這幾年來的勞動力就可以一錢不值，我想，今日中國作家底血汗，恐怕都只有廉價拍賣的吧？

現在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須加一聲明。就是魯迅先生生前對我並無一面之讞，所以也就更加無從自衛是魯

迅先生底什麼著交了。非不願，乃不能也。僕不能早生十年，而魯迅先生又不能從棺材裏活起來，好讓我與魯訪一訪，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但是本書節錄發表各種誌時，朋友却轉告我說，有許多人都很奇怪我對魯迅先生的稱呼不統一，又稱「豫才」，又稱「魯迅」，似乎有同克魯迅先生底舊友之嫌。其實這是誤會。他們忘記了我是海濱歷史。魯迅先生並不生來就叫「魯迅」，這是他發表「狂人日記」以後成了名的筆名，因此在他發表「狂人日記」以後，通稱魯迅先生對魯迅先生是對的，在他發表「狂人日記」以前，他所用的別號筆名並無多大重要性，我以爲還不如用他底本名通稱他，他本名「周樹人」，字「豫才」，照中國人的習慣，爲了尊敬對方，不稱大名，而常以字號相稱，所以我也就稱「狂人日記」以前的魯迅先生爲「豫才」。對地名，我也用此辦法，比方在「北京」未改稱「北平」之前，我也還用「北京」舊名的「道無非是爲了寫歷史的方便，可以避免這名詞與當時當地別種東西發生關係時不致混淆不清，並無什麼虛假，並不是說花樣，意圖假冒也。這不是普通的事，用不着什麼說明的，況且既然有人懷疑，就帶他到個情實。

不過我這辦法，也只用在書中主要的人物與地名身上，對書中次要的人物或地名，由於我底知識貧弱，又沒有工夫分心，便不管了。北方楊德德有沒有的什麼地名或字號我就不曾研究過，只得通稱楊德德，林文德爲什麼時後就稱林語堂的知識，我也沒有具備，只得混稱一通了。餘類推。

我寫這本書的方法，還需要加以說明，我底工作，從開始到完成，計分十二個步驟：第一步將全體材料加以整理，分了記號，並研究魯迅先生底思想底幾個主要的時期與梗子；第二步，根據第一步的研究，草下計劃小綱；第三步，依照大綱，分作部分的詳細審閱材料；第四步，將部分審閱的結果，加以記錄；第五步，再將詳細審閱的材料加以略讀；第六步，依照部分審閱的記錄，將可用的材料抄出來；第七步，再將抄出來的東西加以整理，分出大綱及細目；第八步，就根據這整理過的大綱與細目，將部分的材料加以詳細研究，考核可靠的程度；第九步，寫第十步，依第十一步，抄，第十二步，一面被勘，一面再補充添改一些材料，其實，說到補充添改，我一度到原在也還在改，改到副本也一場場愈了，但是我處在這極局促的時代，而使女人和我一同抄，也改到五六月才自抄一部分，那裏來的這些材料，好讓我抄得完呢？而且一延再延，生活一變動，說不定還要負稿送飯，這不如平穩地出去抄抄，抄抄的一個副本，有一部分個人抄的。在我是算大開銷一番了，再個人抄，那有這麼多的資本呢？如果可以發財，寧博是沒錢的。

本書所根據的史實，由於魯迅先生自己著作中的，佔大部份。這一部分魯迅先生自己著作中的史實，是最常舉例地散見於各書中的，有的只見一句，下文便沒有了，有的只露出一點可作證據的因由，需要別處的史實來證明。要將這些零星的點點滴滴的史實，在時間上連貫起來，不下斷麻線的笨工夫，就辦不到。所以，我底研究、整理、考證的時間，實在比寫作時的時間多四五倍以上。

散見於魯迅先生自己著作中的這些史實，有多少程度的可靠性呢？我底回答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可靠性，看了這本書，讀者就會知道。但在序文裏，我也得稍重提醒讀者，魯迅先生是一可怕的自畫相供的舊社會的叛徒，他不但解剖別人，而且更清楚地解剖他自己，他底雜文之所以有了不可磨滅的價值，就因為他底雜文同時又是他底抒情詩，能够直打他底胸臆毫無掩飾。因此魯迅先生底著作，於十分之七、八以上，可以說是解剖他自己底可靠而又可怕的口供，這些口供以片斷的零星的形式出現，只要加以整理，便是他自己底可靠的傳記。我底材料，因此就以魯迅先生自己著作中的口供爲中心，配合着各種旁證，展開現在的排場。

不消說，應該從魯迅先生所處的社會及國際環境中來說明他底個人歷史。這一點，我想是近代分析個人的公認的法則了，我這裏也用這個方法，用不贅多贅。不過除此之外，我還嘗試了另一種企圖：就是我想用步步深入的辦法，由具體而進於抽象，再由抽象進於理論的具體化，使他底生活、性格、社會關係等與他底思想、著作、文學活動緊交織成一個不能分離的可以直覺的具體的形象。爲了這個企圖，我大膽地把普通的一些的常見的形式置之腦後了，但願讀者讀了這本書，不覺連解魯迅先生，而且感覺到親近了魯迅先生，能如此，則我即使在文學形式的使用上，未免過分冒險，使讀者大覺礙眼，那我也是心願的了。

最後，這本書今天能够完成，實賴大家底幫助，除上文已經說到的幾個人之外，如琴他們幫助我保存了材料和稿子，瑞衣及另一些朋友幫我抄了副本，還有朋友們給了我一些意見，使我能够及時修正一些錯誤。但總良的是，我把稿子和材料交托如琴，分別之後，便再沒有機會見到他，現在書已寫好，而他早已是一杯黃土中的幾條白骨了。

既然如上所述，我底學識經驗不修，材料貧乏，那麼本書的錯誤，是一定在所不免的，希望讀者不吝氣的隨時予以指教。

是只有對於他所理解到和關心到的事情的，這樣廣泛地說來，人所專心的只是那大的故事。是以自來英籍的作家只限於小孩子。而無例外地，一切的文藝作品都是寫着人，在整個人在各種社會中的生活，經過藝術家的鑄造而反映出來。這樣，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樂，才能引起讀者的同情，共鳴，作品中人物的遭遇，社會生活的痛苦與經驗，才能與現實的人的讀者具啓示和教訓。

藝術家的起碼條件是要懂得觀察人，觀察得越深刻，對於人的生活，心理鬥爭，習慣理解得越精細，則寫成的藝術作品就越富有價值，能夠不朽的存在，有許多小說表面上好像講的都是荒誕不經的神話，而其實還是說的人，只是把人穿上一件神話的外衣吧了，在這外衣下而神和人一樣具有各種普通的生活感覺，喜、怒、哀、樂等情感。比如希臘神話，西施配，封神榜等都是這樣的。而薩繆爾到夫的寓言小說更是充滿了人性，人的反抗和歡喜的。反之有一些拙劣的神經衰弱小說，牠的人物被誇張到超出於人類的生理和生活的發現之外，這就根本不是藝術品。英國歷史家韋爾斯的預言小說「未來世界」，以及「鏡花緣」這一類，還有一些寫着變態的香艷小說，也都不配稱做藝術，因為這裏的人物完全脫離了現實中虛構出來的，空想出來的，沒有生動具體的

時代的人的風貌。作者沒有觀察人，至少是沒有觀察到現實的人。又反之，「魯賓遜飄流記」之藝術，牠和「鏡花緣」不同，「鏡花緣」只是些海外奇談的蒐集，而牠却是描寫着魯賓遜怎樣地在荒島過着社會生活的故事，人們生活的故事。

不過，人雖然是主要的，但那表現人的客觀環境，人與人間的關係，也是不可忽視的。如果沒有一定的故事，就不論如何也難從描寫出人來。而且，故事的正確不正確，生動不生動，真實不真實，就直接影響於所要表現的人物的真實，生動，正確。

作家形象一個典型，靠什麼呢？語言，行動，環境的敘述，心理的表現等等，但，這一切只有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即故事中不能存在，你不能想像有一個什麼人對着空氣獨自表演，申訴自己的性格，他總是對物而發，有他才放矢的。一個偉大的藝術的典型人物，需要一個好的生動的真實的敘事才能表現出來。在一個平常的吃烟，吐痰，食飯，談天的瑣事中，決不能表現出什麼典型來。小說中的故事，我們不會在現實中找到完全同樣的事實例證，因為藝術家組織故事，也和他組織人物一樣，是從許許多多的平常的事實中綜合，鑄造而成爲一件鮮明，凸出生動，也是最「真實」的故事的。藝術上的事實不能解釋做事實，（下接第十一頁）

下江人語

夏衍

讀了丁四林先生的傑作「墮塊錢國幣」，驟然的想起了外江人與本省人的問題，這幾年來從上海經廣東廣西到了四川，一入中國腹地，便覺得即使平日對於這些問題不很留意的人，也漸漸地感到了這已經成了一個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不接觸到的問題了。外江人相聚的時候，總是忿忿不平地譏笑本地人的壞話，而一入小茶館，從那些茶客口中，也常常聽到他們對於外江人的不滿。外江人說，「外省人受本省人的欺侮是一條公例，」而本地人說，「外江人給我們帶來了奢侈，淫靡，浮滑的惡德，和物價高的苦難。」在桂林一位很熟的本省人朋友和我開玩笑似地說：

「本地人將你們這些人叫做『上海帝國主義者』呢！」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一個可以一笑置之的問題了。

白蘭是一門下江人，也許就是被本省人叫做「上海帝國主義者」中的一員，頗富有時朋友們講起雇洋車的困難來的時候，也不覺隨口地發發牢騷，在車廂，叫一輛洋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叫十輛車，有九輛回管你是不去的，我真不明白他們把車子停在路邊幹什麼的。」一個忿忿地說。

「回答你不去還是他們的大情面呢，最大多數的車夫是疑漲疑縮，面色不變。」另一個補充着說，這樣的經驗，我也走身受的一制，所以「從外江人的觀點看」，這似乎確是

一個難以理解的問題。第一，「和上海比起來」（這是一個外江人的口頭禪），叫洋車確是太困難，太不痛快了，和上海馬路上叫洋車「一呼百諾」的威風比較起來，外江人心情的黯淡是可以想像的，但是，「此地不是上海」（還是本地人常用的話了），這是問題的中心。

此地是此地，而決不是上海，此是不待講而自明的事，可是，外江人却無意識地一定要將此地當作上海，於是兩問題就發生了。舉一個例，仍歸是叫洋車吧，在上海，叫洋車的對話是這樣的：

——大馬路外灘！

——三毛錢。

——兩毛。

——去，去。

這樣就成交了，而在內地，交涉過程就要複雜一點，最普通，——假若車夫願意接受生意的話，大致是這樣的：

——遠遠門口！

——去，嗎。

——多少錢？

——照例數算嗎。

……

這中間，「去，嗎嗎」或在搖頭不顧而去這一表示，最爲

外江人所不滿，在外江人心目中，以為「去噯嗎」這句話是多餘，而「不去」簡直是歇後。他們想：既然拉了車在路上「做生意」，「去」是大經地義的事，他們意識中，祇有「不要你拉的問題，去不去的」，「主動權」，是完全由乘車的決定的，可是，不幸的是「這兒不是上海」，車夫的努力還不像上海一般的過剩，他們却要和你爭一爭去不去的主動權了，在內地，去不去，拉不拉的主動，完全是屬於出力在這一方的。

過慣了現代化生活的人，不，也要更恰當地說是過慣了殖民地化生活，永遠意識着勞力過剩，全決定一切的社會環境，也因為過慣了租界生活的原故，所以愛好速度，對歌「慢吞吞」，而現在，明明是在大後方的重慶，都一定要用上海的頭腦來概括一切，那麼，悲劇的發生，不是必然的事麼？

（上接第九頁）而是事實凸化的典型表現。羅曼羅蘭的史詩「愛與死的搏鬥」（有全譯本的譯本，文化生活社出版），正因寫得比史詩，所以才鑲進了架非，傑作，法萊的典形，否則，你即史寫拿破崙怎樣雄辯，洛倫斯比爾怎樣罵人，盧騷怎樣寫文章，那決不能算是典形。當然也就不配稱做藝術。

但是，人與事主要的，在作家的創作過程中是第一次的。

在內地，不僅是黃包車，就是商業性的店舖，做不做買賣的主動權還是不屬於顧客而屬於店主的。重慶的飲食店門口都掛着一塊牌子，上書「開堂」二字，我想，這是一個主動屬於店主的表示，換句話說，此地還不像上海一般的現代化，此地的人也不像上海人一般的匆匆忙忙，此地的店也不像上海一般的一定從朝開到晚，他們還保持着承平時代的，大後方的悠閒性，要做買賣的時候就「開堂」，東西賣完了，家裏有事了，乃至覺得這一天的開銷已經够本了的時候就停止營業。在本地人眼裏，你們那樣滿頭大汗的奔跑，爭幾分幾秒，辦交涉的時候窮兇極惡，也許倒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吧。

事情總有兩面。替自己惡，從自己的立場看之前，先替對方想想，先從對方的立場看一看，我想，本省人與外江人的問題，是可以從相互尊重對方習慣性格之點來得到解決的。

爲一件藝術品，還是由於他在故事中看出了人物，而下意识地總是使故事服從人物，而不是使人物牽就故事。

在水滸傳和金瓶梅裏，都是潘金蓮偷情，武三郎殺嫂的故事，但水滸是爲了表現武松的，所以西門慶死在武松手裏；而金瓶梅是爲了表現西門慶的。西門慶就變成了荒淫過度而死。可見故事是隨着作家所要表現的人物而可以添增減少的，這是藝術和歷史的不同。

我在十年前教過中學的國文，那時教的是什麼，我語不消了，大概是與國粹有關的古文，十年後的現在，據說也是那麼不折不扣的古文，時間雖變，古文却仍依舊，編選者自然是與國粹有關，其

聖門之徒在四處扇起古風，也不無關係，反正中學裏，無知，任憑「粹」些什麼在他們腦袋裏，都會皺眉忍受，坐滿幾年板凳，挨够若干鐘點，莫明其妙就滾出校門，等到升考大學，於是，權威的閱卷者說不通，教育專家說狗屁，聰明伶俐的記者拾出「狗屁」不通的證據，刊載報端，惹人捧腹大笑，結果是中學生的國文程度太差！——也的確太差。這「差」的毛病會使好些熱心教育的專家學者發表過許多偉論，中心主張，仍不外用「國粹」煉成銅錘，使鐵錘敲進大腦。不過也有去尋找「差」的原因的，如某月某日的大公報，特載有錢穆教授宏文一篇，題目忘了，內容也記不大清楚了，只知道中學生國文程度太差，原來是看「魯迅的阿Q正傳」！

可惜我手邊沒有那天的報紙，不能抄錢教授的精粹原文，不過，彷彿還記得那文章的大意。好像是這麼說的：「現在的中學生在上課的時候，就讀『阿Q正傳』，在課餘的時候也看『阿Q正傳』，並不翻讀莊子……」好像還說：「並不插頭鑿腦的去讀莊子……」。根本「阿Q正傳」並

非古文，更非國粹，這就證明中學生國文程度「太差」的原因了。惜乎現在不是大清王朝，否則，這些莘莘學子都沒有入學中舉的資格，那才更會使錢教授吁嗟嗟！

我教不了解莊子之於中學生究有多大好處？若果要中學生理解莊子的思想，也不一定非日夜誦讀不可，（搖頭擺腦似乎大可不必）倘說學習莊子的文章吧，那更是倒鑿的事。不只是莊，譬如老子，韓非子等等，都有他們一貫的思想系統，老子寫「道德經」，韓非子寫「說難」諸篇，全是爲了要發揮他們自己的思想，發表他們自己對事物的意見，莊子也還是一樣，他們不過爲了要寫文章而寫書，他們不是「文章家」，文章有什麼可學的呢？中學生却未必就能學到，就是錢教授恐怕也學得有點不餓，縱學成老莊筆法，又有什麼了不得呢？問倒似乎在外另外一面。

——中學生沒有自由，生活知識貧乏，校外之事不許問，至於在校內看點「阿Q正傳」，也似乎是罪惡，思想自然沒法展開，就是筆也開展不了。像這樣，我倒覺得「阿Q正傳」之類是好的，那怕是偷着看；可不更管教授們的吁嗟和哀怨。

史料二則

柴旗著

一九四二年，即中華民國卅一年的五月十二日，重慶的「時事新報」的「青光」裏，有一篇叫作「婚後生活」的文章，是一個叫作「王映霞」的兩封信。茲將這兩封信摘錄於下：

婚後生活

王映霞

××先生賜鑒：

第一簡

映霞婚後，即偕赴北泉小住，並同登縉雲山，沿途風景，確臻佳妙，俟佳處稍安頓後，頗擬爲文以記之。外交部工作已辭卸，一俟滿月後，即遷居南岸老君洞下民生新村×號錢宅，該處空氣清新，環境雅靜，以後將靜心養性，閉戶讀書，閑度人生之快樂光陰耳。貴報副刊「青光」，文字美麗，尚望多多刊載名人作品，藉以吸收讀者。弟頗爲該報前途慶幸也。便希時賜教言，不勝之至，即問

佳勝

第二簡

××先生賜鑒：

映霞已於昨日遷來南岸居住，失意生涯，從此已告結束，人生之遭遇，固未能預料，豈會計及當此烽煙四海，瞥眼

餘生中，尙留有一段難隱之生活在耶？聞報知景宋被敵方逮捕，並拷打甚兇，情念不置，吾願此消息乃謠傳也。文化界中人近日動態若何，暇希示及，以補書報間之不足。茲山居較清寂耳。

今日學燈中之數篇文字均清澀，實爲數年來拉戰八股中之不可多見者，方令儒女士之文章曾於婦刊中拜讀之，惜未見多寫，否則足驚女界生色不少。頃聞大雨，山中已呈秋時景象矣。匆此即頌
撰安

弟 王映霞上五、四。

同年同月十八日，重慶的「益世報」上的「社會服務版」欄內，有一個「法律問答」，現在也一並抄在下面：
金易仁君問：

年前經友介紹某女士爲妻，雖未得女方家長同意，但某女士不聽家教，我倆情感益密，並曾發生愛昧，彼方家長得知，無可如何，托原介紹人說合，提出一千五百元，存入銀行，仍歸我自存，在此時期，接我方家諭：某女士在三十上下告進一步傷官運，我亦甚驚嚇，况彼方家長均不同意，現彼方提出數與補，我受經濟壓迫，能爲無力，目前是否可向介紹人轉告彼方家長宣告脫離關係？如彼方家長提出無理

要求。或起訴，如何對待？

答：閣下既與某小姐發生關係，又恐某小姐到三十歲時有傷官運；現擬捨棄，非但笑話，且亦良心所誦，閣下何忍出此，如果不能提存一千五百元作爲條件，但於某小姐婚姻無歸。如果閣下與某小姐均已成年，家長即起訴，於閣下無損，希閣下好自爲之可也。

高潔律師答

這是兩個珍貴的材料，可以收入歷史文獻。寫第一個文獻的，雖然自稱爲「弟」，但看來彷彿是女的。其理由有二，一，「日記九種」上曾見過這名字，我想，恐怕就是這名字，若不然，沒有經過達夫先生一提，這樣的東西，又怎麼能大貌大樣地擠到「青光」上來呢？二，他，或她吧，居然提到「文化界中人」，並且好像還懷念景宋先生得不得了似的，那麼他或她恐怕免不了自認爲和文化界有點瓜葛。我想了想，男士中沒有見過文化界有這樣的名字，女士中也沒有，有則就只有達夫先生潤筆的那一位。

寫第二個文獻的，既沒有自稱爲「妹」，又說「經友介紹某女士爲妻」，已經是「夫」的口氣，其爲男士也無疑，當然不用考證。這位男士的文章，比前一位女士的，確是美得多，所以難怪那位女士居然還敢提起清寒卓絕的景宋先生而毫不覺得難爲情了。

男士的文章，實在還沒有寫得通，可是一副歪心思已經頗爲可觀。看他的意思，很明白，既不捨得官運，又捨不得

那二千五百塊錢，左思右想，面紅耳赤，於是就用一個假名，寫出滿肚子無賴的打草，

給高潔律師寫了一頓

這類材料，如果「工夫」，

就如上面的兩則材料，不單活活地刻劃了今日一部分男女的嘴臉麼？文字不多，却並不見得比大師們洋洋數萬言的綿密的描寫爲遜色。所以我想，如果有人肯下工夫經常的搜集這些不被人注意的材料，連綴起這些材料所刻劃的社會的各個角落，各種人物及其心思和臉譜，那倒是可以成爲一面時代的鏡子的。

一九四二、五月十九日

（上接後面十六頁）每當細細讀過一遍之後，總覺意味索然，不能發人深省，引起共鳴。他們的文字雖然寫得美處好，流暢順口，但是不夠動人，讀了之後不能給予人們一個深刻的印象，一合上書本所有的人物場景都從我們眼前離開了，末後對於那些書中的人物，總覺缺少一些什麼。但仔細一想，那缺少的正是「人性」。我覺得「人性」應該是人們的靈魂，缺少牠，人物就失去了生命，因此，那作品也是死的了。不然，那就是空洞無物。發揮「人性」，賦予作品以生命，賦予人物以靈魂，這實在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不僅單是從事發揮「人性」便算完了，我們的最大最終穩的目標，更要在作品中完成如何創造并追求那種真正完美的理想的「人性」。

六月九日，寫於北平橋。

「奴才集」序

從什麼時候開始寫這類短文，自己也記不很清了，大概是幾年以前的事了吧？但隨寫隨拋，自己從來沒收存過。直到廿九年，因為整年住在作爲陪都的山城裏沒有什麼變動，時常把刊登了的文章剪存了下來，積到年終，除了散失的外，居然有九十餘篇，就選了其中的六十餘篇結集起來作爲一個集子。又是整整一年，或更多的時間，牠完全在幾十位見面的和未見面的朋友們的手中打發過去了，及至再回到我面前時，形狀已是憔悴不堪了。然而牠帶來了一的鼓勵和鞭策，是使我既是感激又覺茫然了。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雷諾在議會裏得到全體一致的擁護的故事，莫洛亞 (André Malraux) 於「法國的悲劇」中說，一個議員冷笑着對他說那算不了什麼：「雷諾的以敵們發費苦心的才作到一致投票的局面，因為一致的投票是表示全國一致的愛國行動，而得到絕對的大多數的票，才表示個人的成功啊。」我疑心這是一致的票子的敷衍或客氣。但是爲了自己可以踏着目前的階石更進一步，也就不管那些，不怕現在的出醜了。羣年露着屁股的樣子雖不怎樣好看，那時的像片人人却喜歡珍藏着，而時常出來把玩，我是以這種心理把他交給書店的。對於內容，除爲了不使他篇幅過多，又抽出了十篇文章外，也一切還是最初編成的那個樣子。

這些短文，有的是社會的偶然的感觸，有的是個人一時的感想，而這感想也常是由社會上某種現象引起來的。所以，每篇中寫的雖不過是社會的一毛一鱗，一耳一鼻，合起來未嘗不可以窺到某些較全的形貌。而當前這些情形又依然存在或者且更加劇，那末將他印出來，把社會的某些醜態擺在前面，叫人人都看到一付污穢的心臟是在怎樣顫動，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意義吧？

名爲「奴才集」並沒有什麼深的意義，因為爲了內中的「奴才」和「奴才的殘暴」惹起一個小小的風波。有自認爲奴才的人們挺身而出，硬說是罵的他們。自然爲了誇大事業，增加自己的力量，予「敵人」以打擊，也說將他們的主子罵爲暴君了。這真弄得我啼笑皆非。實際上，我並沒注意某人或幾人是暴君或奴才，也沒有意思指出某一個或幾個人。但自己出來說罵的正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若強爲解說，處處無用，也不需要。如今將牠取來作爲集子的名子作一個小小的紀念罷。刺槍投出去，已有喊痛的了，一方面固使人心煩，一方面却也使人高興。

五月十一日重寫

近來住在鄉下，覺得心境非常平靜，環境對我也很適宜，我住的房屋是建築在一道淺豁的山谷中，門前的走廊上一排密密的梧桐樹，遮蓋成一團清爽的綠色的涼蔭，天氣雖近炎夏，亦不悶熱。因此，這就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讀書的機會。在書桌上攤開一本「文藝陣地」，上面有茅盾先生的一篇文字，題目是：「最理想的人性」，文中有一段這樣寫道：

「一切偉大的Hercules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除去「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中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於這種事業的人都能明白認出那些「蕭艾」是在什麼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長，又在什麼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種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間的限制，然而在一一定的時間條件之下，會形成「人性」的中之異，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中華民族在二千多年的長時間中，在秀麗肥沃的大陸上，而且是在周圍近邦的異民族的文化水準都遠不及我的優越感的陶融中，他的國民性將有如何的特點，而此等特點對於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其影響如何又如何；這些都不能不是每一熱愛自己的民族與文化的人士必須嚴肅追問的，然而我們古來的哲人又給了什麼回答呢？最近四十年來，我們一點一點知道除我們這民族以外，

世界上還有不少同樣優秀而且現今幾乎我們之上的民族了，這些民族的民族性也漸漸從書本上（可憐，還只是從書本上）被知道了一點，然而我們自己的呢？「最缺乏的是什麼？」「病根何在？」似乎最多的還是空洞抽象，從什麼精神，什麼本性，甚而至於從人類的畸形禮俗，去找解答。」

在這一段文章裏，我們可以找出兩個問題的要點來：一是對於歷史的正確的認識，一是對於「人性」的真正的理解。可惜在這方面我們的知識太有限了，中國「古來的哲人」，也從未給予我們以明白正確的解答，茅盾先生在結論中特別強調了如何追求「最理想的人性」這一問題，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他說：

「人類創造了文化以征服自然，同時亦要征服人的原始性，以及人類在歷史過程中所自造的阻礙「人性」向真善美發展的，種種人爲的桎梏。所謂文化是「第二自然」，文藝家是人們「靈魂的工程師」，都是從這意義而來。「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不能不是我們最大最終極的目標。」

因此，說到「人性」的問題，使我想到目前我們的許多作品之中，對於「人性」的真正發掘，這點可以說非常不夠深入，無論是詩歌、小說、或戲劇。（下接前頁十四頁）

茅屋散記 (之二)

崔萬秋

上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二日止，宗白華先生在兩路口社會服務處社交堂講演「中國藝術中之寫真傳神與造境」我特別前去聽講。這不只是爲了對這講題抱有特殊興味，實在是爲了瞻仰這位哲學大師的豐采。

宗先生於五四運動時代，在上海時事新報主編學燈，灌輸新思潮，發表新作品，介紹新人物，其在新文化運動史上，貢獻，與當時北京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先生遙相輝映。因爲孫先生主編晨報副刊，魯迅先生之「阿Q正傳」得以問世，因爲宗先生主編學燈，郭沫若先生之「女神」乃由日本渡東海，和祖國的讀書界相見。魯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支配中國文壇的兩個時代，而宗孫兩先生之獨具隻眼，也是不可否認的。

我們這一代的人之認識宗白華先生，一則由於五四運動前後及讀他所編的學燈，一則由於他與郭沫若，田漢兩先生合著的「三葉集」。

「三葉集」的作者中，我和壽昌認識得最早。民國十年，我在濟南一中讀書，讀了他在「三葉集」中的長信，讀了他在「少年中國」上發表的「壞我琳與薔薇」，我便從「少年中國」上查到他在東京的通信處而與之通信。民國十三年暑假我到上海考大學，便寄寓在他家，那時他住在靜安寺路民厚北里，與左舜生陳啓天爲隣。

與郭沫若先生開始通訊在民國二十二年，那時他住在東

京郊外的市川，過時時對雨讀的選選生活；見面則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後兩個月，我從東京回國，他住在上海，在文藝作家協會開會時遇到。

民國二十二年春三月到二十六年六月底，我編輯大晚報副刊的時期，田壽昌，郭沫若兩先生都幫過我很大的忙，（那時我和郭先生還沒會過面），郭先生之「創造十年續篇」便是在「火炬」上連載的。

只有宗白華先生，我們接觸得最晚。民國二十二年春間，我接過大晚報副刊，曾寫信到南京中央大學宗先生，託他寫文章。當即得到回信，他曾說到讀過我所翻譯的「母與子」（武者小路實篤著），並允爲大晚報撰文。

抗戰軍興，中大遷渝，宗先生也到了重慶，卜居柏溪；我於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雖曾在中大教了一年書，可是因爲柏溪距沙坪壩還有二十餘里之遙，而彼此上課的時間又不同，故同在一個學校教書而終未謀面。去年十月，我接編時事新報青光，而宗先生則在時事新報編學燈，說起來是同事，然我們都是不到館辦公的，所以一直沒有碰過頭。

此次宗先生來渝講學，我乃以一個聽衆的資格前去聽講，講畢郭先生爲我們介紹：「你們一是學燈，一是青光，燈光照耀全市，」連旁邊在座的幾位朋友也都哄然大笑。

宗先生於年少翻閱的書生時代，卽爲時事新報編學燈，今年已半百，鬢髮皓然，桃李滿天下矣，仍肯忙裏偷閒寫學燈集稿，使學燈成爲中國學術界一大權威，這一點歷史關係及宗先生之愛護舊園地的心情是難足珍貴的。

不安靜的靈魂

——紀念東平——

一九三七年，在八·一三戰事爆發前後，東平陷在極大的困惑和苦惱裏。這困惑和苦惱是從作爲一個家的生活實踐與寫作實踐中產生出來的。關於這一點，他自己在七月廿某次英文藝座談中也曾提及；他說，把自己關在房子裏從事寫作的時候，覺得很苦惱，有着非常強烈的參加實際生活的慾望；但投身進激動的鬥爭裏了，却又沒有時間容許自己搞筆桿，雖然那時候他是極感需要的。

當時他和歐陽山草明兩人住在一個狹小的前樓上，正計劃着一個集體創作，而且已經由執筆者的他自己寫了好幾頁稿紙。那就是以後由他一個人，如同孕婦懷着胎兒似地懷着這計劃，在到北戰場巡迴後，非常焦躁地在漢口住下來寫成的中篇小說「給予者」。這小說雖說是集體創作；但除了扉頁上由歐陽山寫的一段題辭外，完完全全是他個人的勞績，瀟灑瀟灑是他的格調，代表着他最初對於抗戰的觀念和歌頌的。

對於歐陽山的那一段題辭，他給予這樣的美和崇拜，而彷彿在它中間得到了什麼的魔術啓示似地，一口氣寫成了那開首的二三千字。他的寫作，是靠着突如其來的靈感的。倘若說靈感是沒有的，那麼就算是對於現實孤注了一種極和諧而微妙的感覺，生出了精美然而強烈的感情，而在這下所

迸發的極大的衝動吧。他時常在這樣的衝動中不冷不熱地寫那一篇幾千以至幾萬字的小說，對自己的字跡發出得意的歌唱，覺得自己確實寫了一篇偉大的作品；但在第二天就對它發出一種卑屈的感情，覺得半點沒有價值，而加以拋棄或擯毀，也是常有的事。這次他寫了這麼二三千字，却由於某種原因，却又突然停筆，再也續不下去了。

上海的砲聲一響，他就完全爲困惑和苦惱捉住了！往日時常發出的那種自傲的，得意的，充滿勝利者的嘲弄的，而有點誇張刺耳笑聲再也不會從他發現；而在他的臉上，那稍帶惡作劇的孩子的神情也收斂得無影無蹤，呈現出一副陰森的沉鬱的容顏。他的小小的軀體，如像一堆烏雲似地縮縮在前樓的角落裏，深皺着刷樣的濃眉，不聲不響，有時對歐陽山他們的話竟不理睬，但接着，他彷彿受了什麼思想的喚醒一樣，站了起來，跑到馬路去了，吃飯也不見回來。歐陽山他們有一兩次費盡了唇舌，勸住他在房子裏。穩住他在寫字桌子前，叫他拿起筆續寫下去；他沒有辦法，坐在那裏哀這麼一兩個鐘頭，結果在稿紙上寫下的不是字，而是一隻打呼盧的小貓，或者一挺輕機槍，或者一隻從兩片巨浪中出現的輪船。

「現在拿筆是有什麼用呢！」和我在辣斐德路走着的時候

候，他豪闊地說了：「唔，歐陽山他們卻實在文協裏要弄什麼刊物呀！噁噁噁……」

他輕笑了兩聲。在他，覺得這實在是一種婆婆媽媽的工

作，在這樣的時代算是半點沒有力量的。

這一切，並不是表示他對於一個作家的任務沒有理解，更不是表示他對於自己的寫作沒有自信，却是在某種極強烈的慾望中給弄得胡亂胡塗了。在他的小小軀體裏深深蘊藏着一種投身進激動生活裏的力，一種和偉大革命互相吸引的力，一種飛向燦爛火光的力。這是如此原始的，頭腦的，無可抗拒的。他的靈魂，貫澈他的一生，就是不停地寫這種從小就在他的故鄉「海豐」的土壤裏吸取了此力激勵着，變成終於無法加以改變的不安靜。當我每次回憶他，在陶醉裏走進他的靈魂的時候，我彷彿看見了高爾基所寫的那在暴風雨中翱翔或撲擊滔天巨浪的海燕。我時常想他的所以有着這樣投進生活的慾望，並不是如像有些人那樣爲了立意要抽取什麼將來寫作的資本，爲了特別從社會吸收什麼思想的滋養，而是因爲他唯恐自己在某一瞬間會和苦難的同胞脫離，唯恐自己給時代拋開，唯恐對於革命過遲地貢獻出自己的全部來。

從這裏，產生了他在作品上和行動上兩方面的獨特格調

他投進鬥爭中去了，他開始深深地思索着一個人對於他的時代和社會的價值與意義，而對於他投向光明的過程中

所遇到的一切事物，時常忽略了他們的瑣碎而具體的特質，他們的微妙的個性。因此在他的作品上，有一種沉思的憂鬱的調子，一種哲學的思索，一種基督似的說教；而在他的人物上，對於他們的抽象意義的重視超過對於他們的具體形象的重視。所以他的作品常常是一個思想的佈露，充滿了浪漫蒂克。但唯其如此，他才以自己的獨特敏感，最先在文藝上表現了中國人民的英雄主義。

於是，他站在大時代面前，差不多達到忘我的狀態了。於是他要攀上時代的最高峯，他要投在最高最大最狂猛的浪頭上，自然他再也想不起寫什麼東西，參加什麼協會了。——在這一點上，歐陽山和他是相異的：歐陽山能够在任何環境下牢牢地把握着自己作家的舵。在相處的時候，歐陽山對他的傳奇式的浪漫蒂克曾表示不能同意，對他屢屢提出作爲一個作家的任務和戰鬥方法來討論，企圖使他能够不至於拋棄他的優秀的武器。可是，不久他們就從上海分離，各自爲自己見解所引導着，各自奔向自己的道路了。

他從上海到南京，往北戰場作了一回巡察，接着就來到漢口了。在這一段長途的旅途中，他時常寫創作的慾望所苦。以後來到漢口了，他總算能够稍稍安穩下來，寫了中篇小說「給予者」和好些直到現在還放射着這樣光彩引目的短小作品。但一九三八年初夏，他又激動起來了，放下了他的筆，但他不是決定長此放下的：他曾經同時滿有神氣地向他的朋友預約更好的作品的產生。聽說（下接後面第二十五頁）

生在戰爭死在戰爭

——紀念東平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
歐雲遠

意外的雨還不大不小的下着，不緊不慢地引起我無限的懷念，雖然夏天才剛剛開始，但這陰涼的雨聲卻像在呼喚着：「秋天來了！」我的心也像秋天那樣充滿了風雨的回憶，想着從前的一些學友，有的死了，有的沒有音信，年齡還沒有站住腳的青年，但壯年人的心情却在壓着他，爲什麼那該不該死的人，却偏偏死去了呢。想到東京的一些朋友，南桌離開世界已經三年了，而他那在香港的墓地上，現在竟充滿了敵人的狂笑，和羣小姍姍的鬼影。桐華寂寞悽慘地死在桂林，也兩年了，天虛死的消息接到了不久，忽然又聽到東平在戰場上壯烈犧牲的消息，只是三四年的間隔，這一些活潑強壯，有無限希望擺在面前的朋友，這樣單純地熱情地勇敢地一個一個離開了人世，難到世界上所需要的青年，只是投機取巧，用花言巧語來繁華生命的人物嗎？從古以來好入往往是短壽的，但是戰爭正需要着他們，未來的中國正需要着他們呵！我望着窗外的風雨，我的心彷彿跑到了江南的晴曉，想念東平不知是否有墓地，或者在戰爭的炮火裏，在行軍的忙亂裏，他就那樣來無蹤去無跡地，只讓他的朋友們向奔東南的天流下幾滴惡毒的淚了。

我沉在回憶裏。

第一次同東平見面，是在東京池袋的三間莊，質文社的朋友們常常在那兒見面談一些文藝上的問題的，但那一次却多了一位生客，一表短小精幹的身材，和一幅廣東人的面孔，時常聽他哈哈地大笑起來，彷彿他並不覺得世界上有什麼災難和可怕的事情似的，這與一般的留學生是不大相同的，在東京那樣低氣壓的天空上，很少聽到開朗的、無所顧慮的、發聲，彷彿連笑連哭都沒有自由，肩膀上負擔災難和痛苦的憂鬱，越是聰明的清醒的人，臉上越沒有笑容，時間都叫怨恨和鎮靜的心情佔去了。他是剛從祖國的戰場上到了東京的，他用廣東口音說官話的聲調朗誦着自己的小說，那時我們幾個朋友都深深地受了感動，他那樣不存留一點災難和痛苦的影子的，剛強而有朝氣的戰鬥的心胸，充滿了戰爭的故事和愉快的笑。

從此以後我們便常常見面，常常看到他的面孔也會陰沈起來，而且皺起了眉頭像是深思什麼似的，但這彷彿在他心裏並不佔重要的位置，這陰沈的表情像颯颯的天空，一忽兒過去了，接着就是風是雨是自然的戰鬥的笑着了。

他幾歲的時候就參加戰爭，而且一直是在軍隊的生活裏

長大的，東京生活的平靜，顯然不適合他那慣在風波裏航行的
心。不到一年的工夫他又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了，而且他
那樣說走就走，眉頭一皺什麼都決定了，充份表現着戰士風
的迅速和堅定，我們雖然不甘寂寞想留他多住一些時候，但
覺得這一種友情還不如送戰士上戰場那樣的心情更是他所需
要的了，質文上那一首送他的小詩，就是在這一種心情下寫
的，誰想到那時所想的現在都已經成了事實，而重新歡聚的
期望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在多霧的山城上的遙祭了呢？我
望着風雨的天空，心裏充滿了哀痛。

X

X

X

抗戰以後，我同東平一塊到了南京，他那時寫作慾很他
對抗戰的熱情一樣高，差不多每天都有寫作，而一氣就寫了
一篇，常常有警報或者電燈熄了的時候，他還是點着一個煙
燭頭在書桌上寫，而有時我們躲在上面蓋着三尺土的防空洞
裏時，他總是滔滔不斷地談着他要寫的一篇東西，和什麼
計劃。

一個嚮強不息的文藝戰士的靈魂在我們旁邊，使我感到
生活的愉快，他那樣坦白誠懇地愛着他所了解的一些人物，

他的精神活動的範圍裏是充滿了光明的理想和生活熱力的

● 南京將近一月的相處，他這種堅強明
地印在我的心裏。以後二個人天南地北，誰想到漢口的一
會面竟是我們最後的一次了呢？

他在江南的前綫上，同士

落奔跑着，一面寫作一面練習一面教人，那裏的天空如何
明朗，而充滿了他的笑聲，那裏的土地是如何自由地接受他
奔跑的足印，那裏的父老兄弟姊妹如何在地堅強熱情的談話
裏舉起同一步伐走向同一的目標呵。然而他正當三十多歲的
壯年，他的那樣在戰場上同學生們一道壯烈犧牲了。一冬的
風霜在江南，湖面上再看不到他的戰鬥的雄姿，春風裏草芽
長起來，那山野的草地上再傳不出他那亮的愉快的講學的聲
音了，現在草色深綠果樹鬱鬱地垂着果實。但在他的殉難的地
方可有人送去一朵鮮花嗎？

我望着窗外風雨的天空，向着東南的遙遠的天邊，拿起
案頭上的鮮花，默默地忍着心裏的哀痛，想念着往日的戰友
！東平。

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

憶天虛

馬 苗

天虛是今年八月十日晨九點二十分鐘死的，死的地點是昆明西郊，離城十多里，滇池北岸車家壁的惠源醫院裏。死的十分淒涼，他的家屬，（也只是他的父親和弟弟）才趕到那裏看着他落了氣，收殮了他的遺體。

天虛就這樣冷冷地死了。他的朋友，在昆明的並不少，但死了的天虛也就這樣沉寂的從友人們的記憶裏消失了！我和天虛見面的日子很近。那是武漢即將撤退的時候。

我剛同一個新出征的部隊，從遠遠的雲南步行到情勢相當吃緊的武漢外圍。因為我們的作戰地境和他們鄰接，而此時又大家都沒有正式作戰，我就抽空去看看在那個部隊裏做事，已經十五年沒有和我們見面的我哥哥。同時也是我的哥哥把他介紹給我。

這之前，還在一九三二年，我就知道了一個胆大，很「衝動」的青年，名字叫張鶴。並且看見了他和鄭易里君在上海英租界裏的照像，看見了他寫給朋友們熱情而流利的信。我羨慕着他，懷想着他，但沒有機會和他見面。以後雖也不時從朋友們的傳言裏知道他失戀，知道他去日本退坐了牢，知道他作小說，抗戰後也知道他參加過西北戰地服務團，參加過台兒莊大會戰……但見面時我被另一種情緒興奮着，竟忘了他就是數年來神往的張鶴。雖然他非常坦白，用極熟

悉其筆的老朋友的派頭和我談着，但我却有點淺淡。好在這並沒有引起他對我的壞印象，以後，他却更親熱地對我，我們終於成了好朋友。

我和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正在他們鼓勵老弟兄歡迎新戰士，以兄長的地位教育引導新來的弟弟之後。所以他對於我，也實踐着他們對於士兵同志的這一號召。毫不疲倦地對我講着他們的戰爭經驗，軍隊政治工作的困難與收穫。

「三句話不離本行」。後來他竟和我談起文藝問題來了。他聽他知道我愛好文藝，希望我努力。

他說：「戰地工作也許苦得受不住，但戰地工作是最有意義的工作。抗戰實在太偉大了，太豐富了。只要我們不妄自菲薄，我們可以學得人類最豐富的知識！」臨別時他叮囑我不要忘了學習，在戰事中學習。他更鼓勵我隨時抓緊寫作機會，不怕失敗地寫下去。

後來在武漢撤退中，我們在蕪江又碰了一次頭。我們的部隊轉到醴陵了。在街頭我又遇着了他和薛。我們之間的友誼，在這時有了飛躍的進步。在狀元洲的橋頭，在臨三市的車站附近，在城郊的公路上，我們散着步，談着天，從雲南的學生時代，一直談到他的第三次上前線；從革命理論，談到當前的抗戰形勢；從他初學寫作時的「玫瑰花

附吟（？）談到「鐵輪」時，說到即將出版的「運河的血流」。當他談到「鐵輪」時，他興奮，他可惜，我也說不出地感憤。他非常健談，好辯。每次我們在一處，總是他談得最多。也最能引起聽者的注意。別的友人告訴我，他跟士兵同志們講話時，比這還有勁，三四個鐘頭，聽的越聽越起勁，講的也越講越多。但並不是雜談。因此在全軍上下，對他都有非常好的批評，雖然文人的自由作風，曾經引起了別人暫時的不滿，怕把他們的士兵也帶「自由」了。但這並不是他變去的主要原因。

無論在什麼一個集團裏，自私觀念就顯露着兩種極不相同的人。一種是自私地拘於保持現狀的，一種是好進取的。前者做事的態度：不求有功，只求無過。但別人有功，他却會掠美。讓他掙吧，但他仍然嫉妬，懼怕。害怕別人奪了他的地位。這之間就會生出許多毛病來，從古已然！

天虛和他的幾個朋友們，並不是職業的軍隊政治工作者。全憑一股愛國熱，才放了筆桿，穿上戎裝。天虛告訴我，寫了一股愛國勁，在北國裏，在冰山上行軍，他的腳曾經凍僵了幾乎成爲死腳，但他並沒有就這樣退下戰場來。來到南方，寫了加強故鄉兄弟們的抗戰認識，他們不計地位，不計報酬，每月領一個少尉祿來領少校以上的人領得幹的工作。在禹王山，在排市塘他們都盡着別人看不見的力。他們不用威力，不用高壓，鼓勵着弟兄不退却，向前衝。但這些都可以成爲他變去的原因，造成軍事長官變去的原因。這樣，

他離開離地。——離開離地時，他並不就告訴我他要脫離離地生活，他僅說他要參加另一種戰鬥。

他從桂林寄給我一封信和一本「十日文萃」，上面有他寫的「蛇殼皮」。信裏，他簡單地告訴我他要離開離地的經過。我明白了，也增添了無限的憤怒！但我相信他不會苟安地休止的，他總會參加另一種戰鬥。他的武器還緊握在自己的手裏呵！

回到昆明以後，他並沒有給我信。只在「南風」（雲南日報的副刊）和「戰時知識」（馮素陶編）上，不時看見他的短文。

我們轉戰到江西去了。一九三九年的七月間，突然接到他從昆明給我的信。他這時在省立昆華師範教書，也在戀愛。他很欣喜地告訴我：昆明在演着兩幕「復活」。一幕是陳豫源導演的托爾斯泰的名著。一幕是他和他舊日的愛人所主演的復活。他舊日的愛人，我是知道的，在「憶義耳」的文章裏，他曾提到過。她本已有了新的家和新的孩子。這事情是相當麻煩的。在這階段我和天虛的通訊裏，大概都是討論這個問題。我雖然同情他的舉動（其實可以說是偏愛，雖然她的丈夫也和我是一處的要好的戰友），但他在昆明的處境，却變得窮困起來。看見「南風」上「途非行」的詩篇，我知道他已經用解決的手段達到了目的。雖然他說過不一定要和她同居，直到死，他確沒有和她同居。

他從不虛寄給我的信到了，但第二封裏邊也來了，他歌

變了旅行計劃，就要到仰光去辦報。這樣，我們之間就斷絕了一年多的音問。僅止我知道他在仰光，他知道我在戰地。雖然後來有別的朋友寫信給我，要我寄些戰地通訊，報告之類的東西給天虛，但不告訴我交信地址，也就無從寄去。老實說，他工作的那個報紙的名字，到現在我還有點模糊——大概是中國新報，或者民新報。

去年底，我也和天虛脫離部隊的原因差不多，更加上一篇關稿的文章，幾乎遭了毒手，終於是被驅逐回來了。

大概已經是今年的開頭，楊告訴我：「張鶴恐怕已經死了！聽說他的遺囑都寄給馬子華來了」。

像一塊大石壓在我的心頭，直到明白了這場經過以後，才算稍微輕鬆了一點。

在重慶的時候，天虛就咯出了第一口血。當時因為他的身體好，向來沒有帥帶的徵候，所以並不注意，以為一兩天會好的。果然僅僅激了一下，他就說若無其事地返回昆明，轉赴仰光去了。

仰光的報紙，組織並不健全。他去找那裏就招募了最重要的工作：編輯國際版，副刊之外，每週還得寫三篇以上的社評。副刊因為來稿太少，而且又多數不合選稿水準，差不多整版都要他自己寫文章。假如寫文章不能隨意的話，也許不會來吃苦。但以天虛的為人，他是向來不會偷懶的。所以他在副刊裏積極地發揮着她的教育性，指導着當地的青年朋友，隨着青年們的需要而寫作。不僅此也，仰光的社會，是相

當複雜的，諸色人等，樣樣齊全。在中國內各黨派，有外派的各黨派。尤不備此也，還有日寇漢奸托派的魔犬，大肆活動。須要以全力對付者，也就是這批狐羆狗黨。天虛果然又加入另一戰鬥團了。他的銳不可當的筆，確曾掀起了仰光社會的巨大浪潮，揭開了漢奸托匪的面幕，給旗仰華僑們認識了漢奸走狗的外形和內容，嚴重打擊了漢奸走狗在仰光華僑中的陰謀活動！

在這種情況之下，天虛每天挖腦筋的工作，總在十二小時以上。雖然他們是白天編報，但每天他都要工作到深夜。這樣，不過幾個月工夫，他的病已經深入到要他的命的階段了。可是外形一點也看不出他有病，直到去年的十一月間，咯血症又發作了，一連吐了幾盞盞頭，人吐得死去活來。朋友們把他送進醫院以後，經過急救才甦醒回來。經醫生檢查的結果，立地使他自己和友人們失望了：結核菌已經佈滿了全身。但他不信他就會死，他還要戰鬥地生活下去。之後，病勢波狀地前進，發展到最高點時，他只好寫下了自己的遺書。不料又會不死，而且漸漸地好轉了，易地療養，今年的一月間他從仰光回到昆明來，立刻就轉回他的家鄉呈貢去養病。

他的家在呈貢西南郊一帶呈里地方，交通很方便，但空氣可說不上很好。他和家裏的人隔鄰了住，一個人睡在一間樓上。房子還相當敞亮，背後有山有樹。不怕空氣，空氣也比較新鮮，雖然樓下的房舍鬧雜些，但給他的影響却不大。

所以回來不久，咳嗽就減少了許多。我去看他時，已經能够獨立坐起，熱度降到只有一百零點了。而且說話也已經可以支持十多分鐘不咳了。

雖然是在病中，但他仍是那末健談。他和我談仰光的經過，興奮時，就看見他臉上起着一朵一朵的紅暈，眼淚也就噙起來。一面咳，一面抹床，但他還是要繼續說下去。

他把在仰光的作品給我，已經剪貼成厚厚的一大本。那裏有他寫的評論、雜文、小說、報告、詩。寫完了的是「第三次上前綫」，還有一篇未完稿。大概還沒有人着手來編集。

以後，我因為生活忙，就沒有再去看他。但每去了來的人，都說病勢比以前更好，不久也許移去西山療養。我們自然也就放了心，希望他趕快好起來。

八月初，某軍長再赴前綫，他的奮勇屬他健行，病裏的天虛也趕來了。在南生的家裏，我又看見了他，他的皮包黑了，瘦了，眼睛裏仍是像平時那樣眩亮。但失了原來的鋒銳，額骨高地掩蓋了他的豐美的面頰。我握着他的皮包骨的手時，我的眼淚模糊了我的視線。我不忍再看他，從他的瘦掌裏抽出我的手來就走向另一間屋子去了。

讓我再回憶一下我們之間最後的一面吧：我要離開那間屋子了，但我想再看看天虛。我不要進去打擾他，就在窗外偷看他。他還是喜歡談話，但聲音已經軟弱了，我仍是看不上去了，我沒有勇氣再看這被「魔折」的青年人！

仍然是在那所屋子的門前，徐大尉剛從軍家變回來告訴
我：「張鶴死了！今天早晨九點十分鐘。死的時候，一句話
也沒有說！」

我像麻木了一樣，無意識地回答他：「等我告訴人去！」
但告訴誰呢？
一九四一、一二、九。

（上接前面第十九頁）他在出發後途的途中，寫了一兩刺片寄給在南方的歐陽山，中間有這樣的幾句話，意思是：「此行所見所聞極多，足稱偉大，此後戰爭題材，東北作家不能專利矣」。從這幾句話，可以見到他對自己將來，寄與多麼熱烈的希望，對自己以前在文壇上所遇到的坎坷命運，提出多麼飽含嘲弄和諷刺的驕傲的自信，放縱而獨特的笑啊！

但到現在了，他寫下的那極少的詩稿並不能夠滿足廣大人們向他的要求。他這樣對朋友說，「『耿耿此心』，沒有一天忘記創作，但現在感情粗燥，沒有辦法，只好在戰場上跑來跑去。」他是仍徘徊於那致命的矛盾中呢，抑或等到一定的時候才寫中國寫出一部巨大的史詩呢？但在這時候，他在敵人的子彈刺刀下創了傷，帶了血，在七年的生活中，帶了深藏在他的靈魂中的，莫測的世界，在寒冷於寒冷的臨戰的泥土下。他本來能够給予我們以更多的，但他暫時吝嗇着自己：他原想將來給予我們以更多的，但他已經不能了。他的死，將是同時代的人們的不幸，將是中國文藝的損失，將是偉大歷史的難於測知的一頁的缺失。

願他能安息吧，青島吧！

荒谷一散記

力揚

這是縣廷於我們國土中部的一個山岳地帶，如果我們把它想像作一個睡眠着的無限龐大的巨人，那麼，他底部都是枕在那被無數的山峯所約束那憂鬱住腳聲息地憤怒地奔流着的長江中游，而他那伸張着的左手即擁護着洞庭湖的水草與泥灘。

在戰爭沒有發動以前，我們拿當時我們所生活着的接近海洋的繁盛都市，作爲展望全國的中樞，那麼，我現在所說的山岳地帶，無疑地是一個荒涼的境地，沒有人想起它，也沒有人願意去記憶它。但在今天，我們的文物已經瀕着奔騰的江流而繁殖於這戰時的國都，如果我們再從這里望出去，那麼這山岳地帶也好像是在我們國土的邊緣，因爲越過這地帶，日本法西斯的魔火就在那邊燃燭。然而，我們都願意想帶它，記憶着它，它已經成爲擋住魔火的岩石，守衛庭院的大門了。

我所敘說的是：在這地帶生活着的人民。

像早晨的稀疏的星斗似的，這荒涼而廣闊的山谷與山谷之間，分佈着一些城堡與鄉村，那些城市是冷落而微小到使我們感覺着它們僅僅是不算繁華的村鎮，而那些鄉村則往往是隱藏在幾棵老樹和竹叢間的茅屋。滿眼的山峯，滿眼的岩石，使人們無法找到豐饒的耕地，僅僅只聽在那些岩石的縫隙裏，栽種一些玉蜀黍和甘薯。副祇的收穫，就是繁殖於地坎上的，園地上的胡桃、板栗、橘柚的果實，然而他們卻沒有哺育這些果實的豐美的乳液的幸福，他們要把這些可愛的珍奇的收穫，向莊園的主人們換取更珍貴的米穀。

如果你在那些聯接着城市與鄉村，村落與村落的泥濘的或是用卵石鋪成的山徑上行旅，沒有飄香的釋草，而單身行走的話，你很容易遇到你應該吃飯或晚宿的時候，而仍看不見一座茅屋，一個村莊，只是可怖的暗夜與不可想傳的命運，展開在作底前面。

一個生人在這裏行旅，他必須比太陽起得更遲，卻要比她歇息得更早。因爲除了會遭遇一簇意外的人與人的劫掠和殺害之外，還很容易遇到虎狼的排擊。在這山谷裏放牧養的牛，也像北方院貨的驢馬一樣，頸項上繫着一個

可以振響的鈴一樣的東西。爲什麼說它是鈴一樣的東西呢？因爲它實在不是我們所習見的任何一種鈴的樣子，而是農人們用粗劣的手藝拿破爛皮所敲響而成的鈴形的東西。把這些鈴形的東西掛在牲口的頸項上，固然不是爲了美觀；也決不是爲了想聆聽震蕩在夕陽裏的山谷間的悠揚而清遠的音韻；他們是借這鈴子來看護他們最心愛的活畜財產；萬一虎豹來搏噬牲口，那奔竄着的馴良的家畜，就會自然地振響那鈴子，給它們主人以一個最後的呼救。

可是，牲畜可以向它的忠厚的主人呼救，而人能向什麼東西呼救呢？向那蔚藍色的穹窿？還是向那棲息於羣山與曠野之間的冥冥的神靈？於是，女人們，就是在白天裏，也緊閉着柴門在紡織，而男人們就是在耕地的時候，也門磨利的鐵刀擱在轡上。

我們曾住在中午的時分，叩開過一家關閉着的門戶，出來迎接生客的是兩個不滿十三歲的女孩。她們非常簡捷地說：

「媽，爸趕場去啦，我們怕狼！」

而她們非常和善地接受我們的請求，熱練地生起爐火，煮給我們開水，煮給我們馬鈴薯，這東西在他們是吃得像苞穀飯一樣地厭惡的了。她們像有些奇異地看着我和我的同伴們的服裝，而羨慕似地感歎似地說：她也想讀書。我也感到一個典型的農村的好婆婆，十分喜慰的接受我在她家裏留宿，而她那鍾愛的孫子，則拿着孟子書向我請教，但他頗不滿意於他底聖塾的教育，已經在練習算學了。

貧窮只是使人變得殘酷，變得愚昧與墮落嗎？

你走着，走着，不時可以看見那些黑色的野獸似的蹲伏着的岩石中間，開放着少女一樣的貞潔的百合花，在被太陽晒得流汗，幾乎燒焦起來的山谷中間，羞怯地竚立在荊棘的叢裏。使這些荒涼而寂寞的曠野，顯現着唯一的綺麗。

但是你也容易在坡嶺轉灣抹角的地方，面對着一個黝黑而深邃的洞穴，吃人的虎口似的向你張開。你再走近一點，你會發覺到一個蟻伏着的東西，在那里蠕動，以爲是一匹困倦了的或是乳哺着的動物，而而驚悸地退回幾步，拿穩手杖，做一個迎擊的準備，然而你再定神細看時，卻才看清：在那藪草堆上呻吟着的是一個白髮婆婆的老婦人。她的旁邊零亂地堆置着幾塊被柴火所燻黑了的石頭和一隻冷卻了幾天的泥罐，還有盛着殘羹的破盪等等。這樣的情景，在你一天的旅途中，總不會沒有遇到機會，有時是連該地迎接旅人。

而他們最好的居屋，也不過是用沒有修琢過的鋒銳的岩石堆起牆垣，或是用紅土所築起圍牆，蓋上茅草，把王對面的枯樹纏成柵門，所構成的寒冷與黑暗的雞啼似的小舍而已。

城市和村鎮裏的莊園，當然比較富麗，有着石灰粉刷過的白色的牆，青灰色的屋瓦，堅固而溫暖的倉房。門前豎立着標識功名或官階的旗桿，莊園的周圍築着防衛什麼的列堡，和別處一樣。不過卻比別處的顯得衰落而寒慘，因為前面已經說過，這裏很少土地。

你以為這些地方，沒有文化那些東西嗎？不會的，不會沒有的。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地主兒子的婚禮，那是有着使我們意想不到的驚奇：在結婚的前夕，他們舉行一個「告祖禮」，那意思是說：「尊敬的祖先，你的親愛的子孫現在要成家立業了！」不知從那裏邀請了兩位巫師似的秀才執行着司禮的職務，堂屋裏擺列着三重的香案，供着列祖列宗的神位，由於司禮者的指示，在適當的時間，佩帶彩帶彩球的穿長袍馬褂的新郎在每處香案前面，行着三頭九叩跪拜禮，而司禮者也在適當的時間，朗誦着。「關關雎鳩」，「魚斯」等詩篇。親禮的戚友們站立在條凳上，几椅上，靜穆而嚴肅地屏着呼吸。

這是文化，然而，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從那裏看出他們對於自己愛情生活的喜悅與熱烈的探索。只是巫師似的循着儀式的套數，走着虛空的幾乎是欺騙的跳神式的步伐而已。倒不如那些苗蠻民族底近乎無羞恥的，粗暴而原始的愛情追逐，反能給我們以熱烈與樸實的情調。

戰爭的烽火，沒有給這塊荒漠，饑餓而又像是平靜的地帶以感動嗎？決不會的。至少，在日本法西斯的機噓白鶴鳥似的飛過青翠的山嶺上面時，他們是被驚動了；在許多成年的壯穆漢被保長聚集攔來，又被結成人的小流，流向戰場上去的時候，他們是被驚動了。而特別使他嗅到戰爭的氣味的是：幾毛錢一天的粗布變成幾塊錢一尺的了，幾毛錢一斤的食鹽，也變成幾塊錢一斤的食鹽了。原來不飢餓的，現在不免飢餓；原來飢餓的，現在連種飢餓地活着也很困難。他們希求着勝利，希求着勝利以後的和平，爲了解除他們今天所遭到的危困。

自然，即便在這荒谷裏，小販變成富商，富商變成大賈。那也是和別處一樣的。

一座小村鎮的市街上，也排滿香煙，布疋、膠皮鞋、鹽、糖的攤子，特別是在趕場的日子。

一九四二、六月。

科侖底烽火

S. Y.

萊茵是一條世界上有名的河流，我雖然祇片段的見到過萊茵，可是我對萊茵底概念，我對萊茵的熱愛恐怕並不下於一個德國人。我見過萊茵，我走過無數次的揚子江，可是我對於黃河或是揚子江我祇能憶着他們的某一段或是某一處，而我對於我去過的萊茵，我却全副記得。（自然，以我去過的面論。）

前將要成熟的時候，我坐船到科侖去，兩岸的山都是青綠色的，男人女人帶着孩子和白色的筐子正在柳樹叢中摘取果實。他們看見船過路，就高聲地歡呼着，他們的手和手巾向輪船揮動着。

河流是平而美麗的，河上的城市本復如此，但是這些古老，誠樸，美麗的城市也和點綴在河上的岩石底傳說全篇都是古老，誠樸與美麗而突然會感發出波瀾來。

萊茵河上的小城市如 *Worms* 和 *Speyer* 都是很小的，可是她們也各保持住她們的自尊和她們歷史上底光榮，像河流每一段保持自己的古老，誠樸與美麗一樣。

如果碰見 *Worms* 的人，他一定會滔滔不絕地談論他的龍根底故事，要是 *Speyer* 的人呢，他一定會滔滔不絕地談論中古遺留下來的聖蹟與神會。

萊茵人喜歡古老，誠樸，美麗底生活，可是有時更喜歡

在生活上游蕩出波瀾來。

小城市是這樣的，大得像科侖一樣的城市也不能例外。科侖是工業城是商埠，有着二百五十萬以上的人口，但是她仍是古老，誠樸和美麗的。

快到科侖的時候，我們的眼睛就不再向兩邊望了，似乎兩岸底山色使我們看厭了似的，就在那時候，我看見兩個塔尖現出來了。

巴黎有鐘塔，開維有鐘身人面像，科侖有鐘塔教寺，這都是極有名的，幾乎成了商標一樣，人家都認得，而又認錯不會錯誤。

在一條偏僻的小街上，我們進到一家小公寓，我們就定下一間房間來。

同路的朋友要回國的，而我是送他到科侖來，從那裏他總上去巴黎底連車。

房主人年紀不太小了，他是個老科侖。他會訴我們好多該看的地方。

鐘塔教寺裏有兩件奇特的東西，一件是一個信徒鑲嵌了自已底大經書刻成精緻的基督像，那一共三十個小片，另一件是一直得靈經。出自一個傳言，抄他的馬塞主勳力全用在那上箇去了。

希特拉也有那樣底信徒，用手在抄錄他的「我的奮鬥」。
我同明白的德國人，一樣想；那並不是偉大的工作而祇是無聊與無知。

雙塔教堂的長老把這兩樣東西放在庫房裏，我們買了票才進去看了一下。可是庫房裏用的是電燈，那並不是神的光面是人發明的。

晚上我們看了市立木偶劇院底「到非洲去」，對有色人種極端侮辱，借著木偶來宣傳殖民國地。

喜歡吃東西大約是中國人的天性，每到一個城市總打聽打聽有甚麼特產，我知道維也納的豬排，紐倫堡的烤香腸，可是科倫呢？

老房主曾經給我們說，黨部食堂有一種著名食品，其名曰：「半邊雞」。

我們在食堂裏坐了一下，吩咐茶房拿半邊雞來。我們吃過冷食，就等著我們要的雞。

正對着我們底牆上有一幅廣告：「首領的傑作半邊雞」

我們的冷食是半個，切開的小麵包夾一片「豈斯」，又小，又不好吃。

「我們的半邊雞呢？」
「拿來。」茶房恭順地應着。
半個小麵包夾豈斯又來了，我明白了，「這豈斯是半邊雞！」

我們換了一個去處，吃了半隻真正的非納粹的烤雞，我們才真正地滿意了。

在我們下榻的公寓底門口上，我看見有人在牆上寫甚麼，那人看見有人走近，猛然地就逃走了。

牆上有字，「XXXXXXX!!!」

我明白，科倫是一個古老，誠樸，美麗的城巿，可是她下埋藏得有火………她和別的城市一樣，地下埋藏得有火！

時間差不多過了六年，萊茵河在激蕩！科倫的火冒出來，真正德國人的朋友用一千架飛機把炸彈發給那城市，炸去那些廢，那雙塔教堂，那侮辱人的戲劇和騎人底半邊雞！

我在地球底東半面，我思念，我願望，我對萊茵和德意志熱愛是不下一個德國人的。

一九四二·六·二·夜，重慶。

芭蕉

郭尼道

樓下是一所空蕩蕩的院落，夕陽的淺堆黃色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上，顯得很閒散；偶然有穿過甬道的人們走過，雖然都是些粗矮條的身影，但被四周的衰舊的景象和氣氛襯托着，却像古裝畫卷上的人兒一樣愴感地沒有生氣。剛搬到這里來，院落中長滿了荒蕪的雜草，泥土是鬆浮的，上面撒滿了灰白色的和赭色的鳥糞，發了一些人的勞力，艾草給刈盡了，破碎的瓦礫及其它的渣子也被打掃得一乾二淨。爲了這院子的空間在視覺上太過單調，院主人叫人去買了圓盆盆景，擺在中間一條甬道上的四角，其中兩盆是菊花，好像是野生的，在江南的初夏，總開的路旁就蔓開滿這一類的花草；花是黃色的，同匠人用黃色的蠟紙糊出來的一般，看着怪不願膜，另外兩盆是色，香，味，都說不上什麼的形似冬青一類的低等植物，可憐相地點綴在那裏。每次我從樓上的欄杆旁俯視空蕩蕩的院落，引起我嗅味的却是兩棵芭蕉樹，其實，說是「俯視」是不確切的，因爲靠近我房間門口的一棵，它底比蒲扇還大的叶子已披散在右邊一排房子的屋瓦上了，要把頭仰起來，才能看穿它底頂點呢。第一次當它接觸着我底眼簾的時候，它底魅力就抓住了我底心魄，那種高聳而挺拔的姿態，簡直和面對着一個勁節可風的戰士一樣。另一棵却矮了半截，從旁人口中，我知道了是在過去的一次轟炸中

，給敵機的彈片攔腰劈去了這麼半截，高的一棵則受傷要比較輕些；現在它們的叶子都顯得憔悴萎黃，立春後幾個月了，它們似乎不再有轉機的希望，我感到生命底殘廢的悲哀，呆呆地難過了一陣子。漸漸地，這兩棵芭蕉樹都和我熟識了，尤其是靠近我房間門口受傷輕微的那一棵，每一早晨，我總要向它流覽一番，仔細地把它玩着它的外形的構造，往往在我的情緒飽滿時，它似乎很理解的和我起心靈上的默契。一次，我大大的驚訝起來，它還開着一種花，僅是一朵，同荷花的顏色，形狀都相似，不過要大而結實些，這對於缺少植物常識的我，還是初見。另外被劈去半截的一棵，卻沒有結出什麼花來，偶而我投給它一瞥，我底心胸忍不住一陣劇烈的顫動，暴力催殘它變成畸形了！我急忙把憐憫的眼光避開了它。一個深夜里，我從夢中驚覺過來，彷彿在窗外有誰在切切的私語，酷似一個老婦人在辛酸地訴說她底不幸的遭遇，她底身世的淒涼，她庭子孫的不肖……以一種無告的幽怨的低聲吐訴出來，逐漸又尖銳地發泣。我略一定神，靈應出是風打着芭蕉的簾簾，睡意給完全趕散了，我唸着：「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的詞句，壓抑着的無限的思緒頓時像波濤似的湧現出來，我覺得面頰上一陣熱，蓄積着的淚水忍不住滴下了。不多久，窗外

漸漸濕透的真的下起來，掉在芭蕉的叶上，發出淒苦的聲音，撲撲糊糊中疲勞襲上，又把我催送到夢里去……

一連幾個陰天，又下着幾場小雨，院落里很少有人走動，兩 芭蕉樹仍是孤獨地站在那裏，黃昏，天上的烏雲堆裏突然打起閃來，兇猛地穿進窗間使屋子上一片亮，轟隆隆的雷鳴也接着來了，兩點殺殺地，發着屋瓦和院落中的地面，使它們瘋狂地叫喊起來。這時，我正在牀上轉側反側，記起好些日子沒有留心芭蕉了，這次它們該遭到厄運了！第二天披院落里的麻雀的嘈嘈聲吵醒過來，睜開眼，陽光豔豔地照進房間來了。我一骨碌起身來推開門，眼前依然一片新綠耀着眼睛，那 高大的芭蕉樹正擋住了我的視線，啊，它底叶子綠油油地，却如一攝臨風的玉樹呢！我望一望兩道

上的那些盆景，它們給暴風雨弄碎了盆子，連根從泥地里脫了出來支離地僵臥在道上，我又把眼元移向芭蕉樹來懷着激悅的心情長久長久地翹望著它……

午後，我走下院落去在它的叶蔭下面徘徊，我輕輕地撫摸著它的軀體，又從它的叶縫里仰頭看看天，天是藍湛湛的幾朵縹緲的白雲在它的底下悠悠地浮動，我快活地舉起手臂，被生命的活力所激動，似乎需要擁抱些什麼了。但我突然想起今年的歲炸季節快到了，這兩 芭蕉樹能否倖免呢？或是這一棵也像另一棵般地被劈去了半截？只要它們的根還存在，它們的生機是永遠不會滅的！在芭蕉樹下，我跌入深思和冥想里……

書刊總匯

文風書店

出版，經售，代辦

各種圖書雜誌

本店業務：包括一切出版、經售、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選擇力求精審，售價力求公允，辦理尤求迅速，謹以忠誠服務的信念，冀為讀書界略盡綿力，敬請隨時賜教，使我們多得有為讀者服務的機會，不勝盼切。

地址重慶一中路一七〇號

遇 舊

潯江河是我舊遊之地，也許是懷念它比較深切吧？今年秋間，我曾經以久客思歸的心情回去走了一趟。那時九月的秋濤已經停止了咆哮，瀟瀟的江水趁着潯河兩岸的流沙，許多沙堆上顯出如老人額上摺摺的皺紋，它告訴我山洪幾度深淺了。

潯江是對桂之間交通的一支驛站，兩岸千里山壑，住着無數的苗彝民族，檉杉林不需要培養一擲，他們蕃殖着，生存着，一重山外一重山，他們過的是蝸牛生活，永遠爬行在草昧未開的樵莽裏。雖然隔別了三年，一切不會改變：一簇簇竹筴籬，架板爲舍的山寨，錯雜在蒼林巖巖間，當我在前兼千仞的山道上行走時，聽見許多層挑竹籬盛滿山芋的苗人，他們投給我以陌生的眼光，似乎羨美我這樣一個衣履特殊的生客，會帶給他們意外的驚駭；於是阻礙我，怕跟在我的後面，山路的趕上前頭，即說我該學得如久歸的家人，想向山神叩詢一些人世滄桑的變化，也不能够，我愈感到人間福國的悲哀了！

回去時正是秋天，日子短促得使人焦急，太陽剛剛偏西，山間林蔭早洒下黃昏淡影了。走了八十里的山程，人已疲倦不堪，遂決定投宿高安寨。高安寨，是潯江上游一個有一百多人家的山村，北靠潯河，南倚屏山，峯出離地五千尺的

會 館 之

矗立，山巒經年積聚迷濛的瘴霧，天色一近黃昏，山風靡和潯河潺潺的細語，使行旅者倍感凄冷的寂寞。河堤茂草間有一簇篝火，引起了我的飢饉，我更急於奔向山寨了。

本來，投宿在苗山并不是一件難的事，苗人在路上遇見生客，雖然戒備，而當你呈現了倦容，拖着疲憊的身軀，用沉重而懇摯的諄語，在大叢中拍他們的竹門時，是很少遭到拒絕的。要是客家人，除了設店的以外，就很難獲得這種同情和施與了。

高安寨有百級石砌的石階，石階盡頭方是寨門，透望寨上的炊烟，已在暮色中如畫家塗上一塊塊的墨水了，我用手杖支撐身體，慢慢地蹣跚了上去，當要爬完石級，跨進寨門時，却迎面地來一種熟悉的聲音抓住了我，我仔細辨認，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鬚髮灰暗眼瞠，蓬着頭髮的青年！多年前同在潯江鎮上致過書的老朋友李鐵匠者。

「甚麼風吹你回來呀？怪道昨夜結了燈花，原來是你回來了！老李依舊是一副愛開玩笑的態度，顰新時擰纏鬚髮，握緊了我的手。

「哈！真是意外的巧遇，你還是老樣子麼？」我興奮地問他。

「老樣子！在這兒呆了兩年了。」他用手撥着山寨中間

豎起一枝桅杆的地方：「唔，我就住在那兒，跟我去罷？」我默默地跟着他走，一邊打量着他，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褪了色的灰制服，走路却不改昔年的姿態。看了他，三年前在潯江鎮上一段頗堪咀嚼的生活佔有了我的記憶了。

三年時光過得真快，那時我正從漫天烽火中的廣州取道香港回來，在中途，接到他寄給我的一封信，因為太簡短，它遂成了記憶中的一把鎖匙，把我記憶之門開啓了。他在信上說：

「老許！知道你快要回來了，我非常歡喜。回來後，打算幹什麼呢？我勸你不要存過高的希望，否則你的希望會變成被斫了底的一隻船。我以爲，人生的經歷不妨曲折些，那麼，你又何妨一賦迂迴的山路，做一個萬里投荒的歸客呢？」

李鐵真的信感動了我，我和他在潯江相處一年，是少壯投荒的勇氣的。潯江鎮並不大，是漢苗雜居的地方，漢人多半經商，用嶺嶺的苗船，從下河運來鹽糖之類的食物，換取苗民的山貨，狡猾的商人從交換中剝削他們，許多股然發富了。苗區沒有文化，李鐵真的抱負就是把他的理想如何灌漑開花，他想做一個特種民族文化的啓蒙者。在潯江一年，生活得很愉快，工作得也愉快，老李充滿了健康的生命力，想海闊天濶些議論，他說：

「愚昧的不能讓他永遠愚昧，因爲他們是人！文明生活對人是沒有界限，沒有厚薄之分的，要是有的話，我認爲是

智者和統治者的罪惡！」

老李的言詞態度似乎有點嚴肅，爲人却極瀟灑的，工作也有疲勞的時候，每當疲勞襲來，他就愛哼着充滿了異鄉情調的苗歌，苗歌是苗民性愛的一種發洩，他也爲這些情調燃起青年所共有的熱情了，於是，他愛上了一位苗姑娘，這姑娘名叫銀鑰。

銀鑰是一個天真的姑娘，年紀才十八歲，頭上挽着苗帶，耳邊圍着銀環，披着一身原始的裝飾，走起路來，蹣跚沉重的裙子嗚嗚地響着，面頰紅潤得慳慳透了的蘋果，一對黃溜溜的眼珠，射出無邪的稚氣。

「銀鑰呀，李先生要接你回去哩，你打算怎樣？」晚上和老李到她家裏坐堂（註一）時，我常常向他調笑。

「哼，苗妹哩，那個看上眼呢？」銀鑰毫不躊躇地答我。

老李也曾向我表示過願永遠愛她，願她變成一種絲質的網絡，把他溫柔地網住，他願「終老是鄉」了。

我離開潯江是在第二年的冬天，一方面爲了遠方朋友再三的催促，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爲適合於我個性的工作前途着想。離別前夜，在銀鑰家裏圍爐聊天，老李發了許多感慨。這些感慨多半是說啓蒙的艱苦，無人肯幹之類。銀鑰睜着黑溜溜的眼珠，流露了惜別的深意，用父子在爐上爲我買了一條草魚，一邊向我祝嘏：

「要回來哩！望在外面大地方買些絨綫回來送給我，我要織一個小口袋。」

當時我曾經答應她，離現在三年了，想起這些往事，我懊悔這次忘記買絨綫回來，銀鈿或許出了嫁吧？生下了一男一女了吧？

「到了，這就是我住的地方。」老李打斷了我的思路。拉我進了一間狹小的屋子，屋里面燃着豆油燈，搖曳的燈光照見老李瘦癯修長的身影。屋中間安置了火爐，上面架着一副飯鍋，幾隻碗碟。正面有一竹織屏風，屏風後面大約是他的床了。

老李招呼我坐下，飯鍋內還有菜飯，他端來要我胡亂吃一餐，他在傍陪我。在吃飯中間，我用試探的口氣，想問一些關於過去的情形，並問他這種生活寂寞沒有。

「寂寞，有時是感覺到的。」他說。

「銀鈿呢？這幾年你們生活在一起罷？」

「銀鈿麼？」他的聲音有些蒼啞；「唉，她已成了故事中的入物了，這故事在過去我以為是美麗的，想不到……」他的鬚毛漸漸潤濕起來。

「這是悲慘的終局，也是你意料不到的！」

聽了他的話，我驚愕得跳起來，沈默地放下了手中的飯碗，盯着他。

「坐下罷，讓我把這故事告訴你。」他的手顫慄地撥弄着火爐，顯地開始用悲痛的表情敘述關於銀鈿的故事：

「人總愛把理想描摹得太過美麗，今天我才感到幻滅後難堪的悲哀。三四年來，我自以為得到一些收穫的安慰了，

當那些勞動的人民，用他們的血汗鑿積着百畝荒地的時候，可是出長的不是希望的嫩芽，現在還想被現實扶起了！

「你來過苗山，當然知道苗民生命寄託的源泉就是那黑壤豐沃的山地。山地上，蒼翠成林，長夏開花，把漫山遍野綴上了繁星閃爍的不是桐樹麼？到了收拾桐籽的季節，山谷散播着愉快悠揚的歌聲！」

桐花開——嗷，妹提——竹籃走——過來

走到溪邊照一照——呀，老——了呀無人——睬哩

一種人性的純真、樸實，使你會感到在另一個熙攘的社會里是找不到的。在這樣的季節，銀鈿每天起得很早，揹着竹籃，響着銀鈴似的聲音，在山寨上邀約她的姊妹伙伴們：「上山啦，今天我要檢三窠桐子才放手哩！睡虫，你們還不起身嗎？」

只要一聽到她的聲音，山寨就復活了，為她的聲音輪在床上微笑。

銀鈿每季在山地里拾了桐籽。到鎮上換取了牠所需要的，一尺花布呀，兩斤片鱸呀，米呀，食鹽呀等等東西，度了嚴寒，挨了炎夏，山地就是如此地哺育着她們，她成長得比你在一起時更堅實動人了。

你想聽聽關於我和她之間關係上的發生麼；不過，說來將是一種永恆的痛苦，我不願多說。我要告訴你的，是銀鈿和山地生活變化和演悲劇的原因，而這原因，在措詞上我却辦法充長了

是從去年起吧？鎮上的商人不肯收買桐籽了。政府統制桐油的貿易，價格按得太低，商人說：捧出油來虧本，無銷路，不願做虧本的收屯。桐籽換不到貨物，銀銅牠們靠什麼過活呢？租稅照常繳納，他們喘不過氣來了。她寨上的村長甫田性情非常粗暴，有一次爲了桐籽的事曾經和一個商人爭吵過，甫田大聲的嚷着：

「她的，政府老爺會有命全要我們栽桐樹哩！說什麼家有千株桐，一世不怕窮，闖人的，我們沒有飯吃，不理我們了！」

甫田的叫聲沒有生效，商人不會體念到窮人沒有飯吃而發慈悲心去做虧蝕生意的。

銀銅家裏也給桐樹帶來了窮荒，我又無力幫助他們。春天來了，山間的溪流淙淙地發出淒厲的咽聲，野花呈現蒼黯淺之色，他們沒有春天了。銀銅和許多別的姑娘一樣，帶着苦臉，上山去翻掘桐樹，改種雜糧。看到一株株經手多少年心血培植長大的桐，被鋤頭啃噬着，他們都哭了！哭聲代替了山鳥的清啼，迴盪在青密而荒瘠的山野上。

忙了一個春天，也掙扎了一個春天，銀銅受不了過度的操作，病倒了，青山無靈藥，我不能阻止她的家人爲她祈禱。病的廢折，消蝕全部健康，我也窮她荒廢了工作，她幾次想扶病去除刈山地的艾草，好使山藥容易長大些，都被我勸阻了。

而裏淵是沿江兩岸最險的一條山溪，溪潭裏照見影子時

，飛鳥都含慙慙！溪邊蔓生着許多野芋（註二），銀銅購於我，跟他的同伴們去採摘，當他攀附着溪巖的藤蘿時，她顛抖了，俯過溪底，碧澄澄的溪水發出恐怖的響聲，前後手足鬆軟不靈，心裏一哆嗦，身體滾了一滾，滾下去了……

老李感到這度，搖幌了一下，把頭伏在我的懷裏痛哭起來！

我無法安慰他，我回想他三年前給我短信內勸我不要存過高的希望，今天他最低的理想却先變成鏗鏘的破船了，我他窮他感到一種沉淪的悲哀！

山間的夜雲漸深，天上的油燈將盡了，遠遠地，山寨上傳來了淒婉的芦笙（註二），有人在低唱桐花落……

「桐花！一落呀 家家戶戶！一衣！一衫薄哩！一花落了妹家窮！一呀 空剩野花朵朵紅！一哩」
「這是我爲銀銅譜製的哀歌，山寨上已經傳遍了！我不能寫這些愚謔的人們請命，到今天，我才覺悟我幾年來的精力是浪費了！」老李用痠軟的手向蒼茫如海的夜空揮舞着，我忍受着情感上的悲涼，緊握他一隻冰冷的手……

一九四一。十二。在桂林

註一：「水堂」，凡到未出險的苦於空寂寂寞的音思。

註二：「野芋」，是一種不經人工培植生長在山野間，可以充飢的食物。

註三：「籥笙」，是苗民用竹製的一種樂器，據傳說是諸葛孔明發明的。

將軍的寂寞

戈茅

傳說中有一位英勇驕橫的將軍，

到了晚年忽爲利慾發狂了

所有的士卒都變成了他底仇敵。

可是，將軍依然高高立在萬民之上，

模仍當當年拿破崙底口吻說：

「我是歡喜擺權的，

就像獨自播弄那歌唱的琴一樣。

除了那歌唱的琴，

人民將失去他們粗啞的聲。」

然而，將軍却爲深深的寂寞所苦惱。

有一天他悲戚地呼求道：

「上帝呵，請給我以自由，

我有了掌握萬民的大權，

可是，在這世界上，

却沒有一個愛我的親人。

好寂寞呀，我的上帝！

假如聖明的主不憐憫我，

我終生將度齟齬冬似的冰冷的日子！——

1 蜂

我們的家是在稻香的原野上

你們的

却在那綠色的葉叢裏

在那結滿「紅丟丟」的菓實的菜樹園

在那露着褐色稜刺的荆棘裏

每天

當胭脂紅的太陽滾出來

你們工作而歌唱

伴着春天的我們紡織女的機杼……

你們孕釀着蜜樣的生活

你們住在各自的蜂窠

以同一的蜂芒守住你們的巢窠

2 收穀的時候

收穀的時候了

在太陽下

穀粒閃着奢侈的金黃色

推進倉庫去吧

推進倉庫去吧

讓主婦用鐵鎖扣住倉門

小詩二一章

鄒荻帆

讓花貓防止偷偷換換的小鼠

讓我們拿紫紅櫻槍

守衛這比金鋼石更寶貴的顆粒

世界正在說變着：

在豆油燈下

我聽着斷斷續續的響米聲

我看見了一顆顆跳出了穀殼的

白胖的米粒

醒夜抄

姚奔

不能說遼闊的夜天是我們夜宿的帳篷，

不能說星星是鑲嵌在帳篷上的珠飾，

不能說一陣陣颯過的微風

是天使舞蹈時撩動起軟絲的衫裙，

不能說小溪嘩鈴的流響，

是夜的樂師彈奏着七弦琴……

不獨說夜是如此如此的美麗，

不能呵，我不忍心寫着夜的讚美詩……

夜夜，都有惱人的惡夢：

總像有鏗鏘的聲音在我耳邊鳴響，

總像看到一些無罪的囚犯，

監禁在百罪的黑色的鐵欄裏，

總像聽到加強地抗拒、痛的呻吟……

總像看到寫夜所編織的兄弟的面孔

這過狹小的鐵窗的欄格，

證着燃着憤恨與渴望的眼睛

向我凝視……

而我，想問他們估伸出一隻慰問的手

呼喚一聲同志都不能呵：

醒來，就是這樣的夜：

沉悶的，窒息的，

靜靜的，禪靜的，懷孕着的

該是一聲轟然的響雷麼？

風，是那麼悄悄的

悄悄的只在窗前一招手

就無聲的溜走了，

星星則啞默着，只是用眼睛交換着言語，

是在低報着。一個什麼樣的期待呢？

我只是睜大着眼睛，

告訴天上的眾星：

「我在醒着、在醒着……」

一九四二·六·五。

懷臨汾

風雨的不安的夜陰啊
暴雨叩 我的心扉
我因長夜的失眠
而極度的焦燥與痛苦
聽小窗外

風雨一陣一陣地加緊
思念在我心頭狂潮般起伏
於是；我熱烈地懷念起

古老的汾河湧濤地
在一旁流着的臨汾啊

我懷念着風沙裏的馬蹄聲

我懷念着北風在冬夜裏的呼嘯聲

我懷念着馬車的銅鈴聲

我懷念着城頭上的笳聲……

當南方的夜正深沉時

北方的黎明快近了啊

山村

古老而荒涼的山村

歸鄉魂死守着——

綠野

陰沉而冷澀的山谷
破落又殘廢

孤獨地

思念着北去的騎士嗎

不要因昏的——

可怖的黑暗而戰慄呀

期待着吧；明天

旭日會穿過灌木林

照射在你的身上

你將在烈日的紅光裏而融化……

春鳥

當我帶着夢裏的心跳，

睜大了發狂的眼睛；

把黎明叫到了我的窗紙上……

你真理一樣的歌聲。

我吐一口長氣，

拚一下心胸，

從床上的惡夢

走進了地上的惡夢。

歌聲

像煞黑天上的星星，

臧克家

越發越燦爛，

像若千隻女神的手

一齊按着生命的鍵。

美妙的音流

從綠樹的雲間，

從藍天的海上，

匯成了活潑自由的一源。

是應該放開鬚子

歌唱自己的季節。

歌聲的警鐘，

把宇宙

從冬眠的床上叫醒，

寒冷被踏死了！！

到處是東風的腳際。

你的口

歌向青山，

青山添了媚眼；

你的口

歌向流水，

流水野孩子一般；

你的口

歌向草木，

草木開出了青春的花朵；

你的口

歌向大地，

大地的身子應聲酥軟；

蟄虫跳到了你的歌聲，

揭開土被

到太陽底下去爬行；

人類聽到了你的歌聲，

活力衝湧得彷彿新生……

而我，有着同樣早醒的一顆詩心，

也是同樣的不慣寒冷，

我也有一串生命的歌，

我想唱，像你一樣，

但是，我的喉頭上鎖着鍊子，

我的嗓子在痛苦的發癢。

五月廿日晨霧鳥聲中

美
(莎士比亞作)

楊芳潔譯

——十四行詩二首——

其一

我把你比做夏日吧，
你比夏日還可愛，還柔和些。

蟹對的風輪總將五月的情人花帶，
而夏日租得的辰光，總是過於短促的。

有時，太陽照射得太熱，

他那金色的容顏，往往是模糊的。

受到偶然，或是自然的變幻的行程的摧折，
每一個美麗的，常常會失去它的美的。

但你的永久的夏，不會褪色，

你的美的源泉，也不會枯竭，

你徘徊在死的影子裏，死傲視不了你，
在不滅的詩裏，你只是配合着時間成長着的。

只要人能呼吸，或是眼兒能看見，
這詩就永存，這就賦予你以生命。

其二

當我在荒廢了的時間的編年史中，
看到關於最美的人們的描寫，

和那使古詩章富麗的美，

讚頌着許多死了的婦人和可愛的武士們時，

那時，在詭密的美的描寫上的

最好的手，的腳，的唇，的眼，的眉裏，

我看見他們的古老的筆，

竟繪出了你現在掌握着的這樣的美麗。

於是，我想到他們的許多的賞識，

只是豫言了這個我們的時代，一切豫想到你的。

而他們所得以看見的，還只是懦度的眼睛，
還沒有充足的熱誠，來歌頌你的價值。

至於現代的我們，現在眼看到這些的，
却只有驚嘆的眼，而缺乏了讚美的舌。

當讓·蘭諾從戰場上歸來

文寶權譯

——一首法國民歌——

在愛倫堡的「歐羅巴之夜」這篇文章裏面，我讀到了這樣的一段文字：

「在一個法國的小村子裏面，我聽見了一首悲哀的歌，這首歌已經傳流了三個世紀了。」

一個年青的女人，站在廢墟中間這樣唱着：

「當讓·蘭諾從戰場上歸來，正是黃昏和黑暗了的時光。……」

我現在此地所譯的，就是這首歌。我也不知道這首歌的作者是誰，看起來好像是首民歌，所以就將這首拙譯，獻給愛民歌的弟兄。

五月三十日於重慶

當讓·蘭諾從戰場上歸來，
正是黃昏和黑暗了的時光。

他用手隱藏着自己的傷口。
母親出來迎接他在小河旁。

「高興起來吧，讓」，母親說道，
「你的妻子送給你一個小乖乖」。

「我沒有什麼事再值得高興了，
無論是妻子，無論是兒郎」。

一 陰晦的清晨透進了門窗。
堆鷄高啼。蘭諾就在這時候靜悄悄地死亡。

「告訴我吧，好媽媽，快些講：
這是誰在我欄門前哭泣悲傷？」

「這是小孩子走進地窖，
地窖裏面暗得很——他跌了一交」。

「告訴我吧，好媽媽，快些講：
這是誰在我們門前了了當當？」

「這是到居室來的木匠，
在修理地板，在丁當作響。」

「告訴我吧，好媽媽，快些講！」

「這是誰在我們門前歌唱？」

「這是孩子們在學校裏面讀書，

這是孩子們在歌唱，在喧嚷。」

「明天是小乖乖受洗禮子的日子，快些告訴我吧！」

「我最好穿什麼衣裳？」

「你穿過白色的衣裳去結婚，

而現在你却要穿黑色的衣裳。」

「清晨的時分，她走進了教堂，

清晨的時分，她在教堂裏找到了。」

「蘭諾，我的親愛的，我的希望，

你爲什麼，寫什麼孤單單地留下了我？」

「大地，在我的哀求之前裂開來吧，

好讓我找到我的蘭諾，在你的下方！」

大地裂開了，傾聽了她的哀求，

接受了她，也接受了她的小乖乖。

（上接後面第四十九頁）刺破得她們心裏發痛。此外，……
他們說，他勞累在針尖兒上似地，老是那裏轉來轉去地蠕動
着。

我說：

「——我是因爲冷，亂亂動。你也穿着一件襯衫坐着試試

看。而我呢，——我說，——老兄們，我自己也不並覺得怕

快，沒有辦法啊！」

把我，當然，強拖硬拽地拉到辦公室去了。把應該寫下

的一切，都寫下了。

然後聽讓我去。

「——現在，他們說，——你得花三個魯布給法院了，

真缺德！你再也猜不到，倒是在什麼地方會出毛病的！」

友誼將要增長 (M. 伊林作)

李 葳 譯

我從沒有到過英國。然而，有時候，我感覺，在幼年，我會經在倫敦的街道上閑蕩過，我曾在大本那里修過幾次鐘，我會站在倫敦橋上讚美過太晤士河，我曾在海德公園里聽過廣播，我曾在公共汽車上層俯視過人的海和汽車匆疾的行程。

有時候，我想，我好像有一羣誕生和成長在英國的朋友，我好像同大衛，考貝菲爾德同過學，我好像在什麼地方遇見過沙慕，威勒 (Sam Weller)。

這便是文學傑作的力量，它使我們的記憶中存留着我們所未晤面的人的形象，和我們所未到過的地方的影子。

我讀的第一本英國書是「狄更斯小說集」，是很厚的一本書，差不多每頁都有圖畫。當我讀到斯克魯基先生的卑鄙時，我是如何燃燒着憤怒，而在他懺悔的時候，我又如何地感到欣愉！泰克爾頓先生如何使我討厭，而那位慈心的巨人，小杜特的丈夫又如何使我喜歡。後來，我讀了與它許多英國作家所寫的書。我知道了整個英國文學界，我讀了喬叟，莎士比亞拜倫，華茨沃狄，斯更斯，薩克里，威爾斯和蕭伯納的詩篇。

英國作家介紹我認識了英國人民，認識了他們優美的情性：正直愛自由，審慎，堅毅，幽默，並且在危急的時候，

他們還能保持樂觀的情緒。

在我的幼年期，我的哥哥，作家馬沙克和我的姐姐到英國去讀書。他們每次回來，都帶來許多美麗的英國歌曲。在這些歌曲中，我們可以見獵人的號角，寒風的呻吟，船帆在微風中的飄蕩，和酒杯相碰的聲響。

遙遠的亞爾比昂白崖似乎距離我更近了。

隨着，我自己的書，其中有六本兒童讀物，被英國人閱讀了。有一本，我命名為「十萬個為什麼」，其中還有吉布林的題辭：「一百萬個『如何』，二百萬個『何處』，七百萬個『為什麼』」。

我開始收到了許多英國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信函，他們像我們蘇聯的孩子一樣，也喜歡以如何，何處，和為什麼來麻煩大人們。

我記得，有一個英國小學生讀完了我的「白紙黑字」以後，給我寫了一封信，他提議除了標點符號之外——問號和感嘆號——最好還有感情的符號：悲哀，惱怒，喜悅，愛戀，友誼……

在覆信中，我說那確是很高明的意見，我很願意在我信的結尾加上「友誼的符號」。我很願意在那短短的幾行信的結尾加上「友誼的符號」，（下文接後面第四十七頁）

在電車裏（左琴科作）

王語今譯

不久以前，我坐過一次電車。當然，我是立在後方轉運台上的，因為我並不是一個鑽入內部乘車的愛好者。我一面在轉運台上立着，一面瀏覽着四週的全幅景緻。

我們正從橋上走過。四外簡直是使人驚異地那樣美麗。彼得堡那堆疊的金色塔尖。涅瓦河中的威武的水流。這時候又是一輪即將西落的紅日。一言以蔽之，真是所謂的一片仙景非凡。

那麼，我立在轉運台上，我的靈魂也在喜歡逾常地領受着每一塊顏色，每一股息索的聲音，以及個別的每一個髮那。

胸中聚集了各式各樣的崇高的感想。腦子裏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仁愛的詞句。心裏生出了各式各樣的詩文。記憶上洋溢了著希金的一段東西：「爹爹，爹爹，我們的漁網裏拖出了一個溼死屍……」

突然，女售票員把我的高揚的情緒打得粉碎，因為她同一個乘客開始爭辯了。那個時候，我便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從雲彩高空一直降到那包含狹窄的利益和微渺的慾望的地面世界了。

那個又年輕又漂亮的女售票員惡狠狠地對乘客說：

「你以為怎樣地，我自拖你走嗎？閉話少說，付錢吧，

再不然就從我的電車下去。

她所說的這一些話，正是針對着一個服裝簡樸的人而發的。這個長着一副陰鬱臉孔的人就是那樣地立着，而且，總而言之，不肯付乘車費。

他故意假裝會不給錢。他又是在衣服袋裏亂掏而結果任什麼也找不到，又是說轉彎磨角的話：

「——這麼漂亮的女售票員，她又長着那麼好看一付嘴，可是她却發火變得那麼厲害，這麼一來就把她的外表弄壞了……」

「不，我就不能讓你白過一個什麼電車站，——女售票員說。——你若是沒有錢，那麼你這個無賴漢爲什麼就敢往電車上爬呢？我就不懂這個道理。」

乘客說：

「——若是在地下走路——也許我的腳上生了水蛇的。現在，人們多麼沒有同情心。簡直不肯設身處地替旁人想一想。無論什麼——全是要錢，要錢。」

人道的感覺充滿了我的心頭。我對於那個連坐電車的幾個小錢兒都沒有的人，甚至有些憐惜他。

我掏出錢來，並且對女售票員說：

看！雖然這它當作形像，但實際經驗孔的人的錢袋下吧。我
替補付。

女售票員說：

——任何非本人的付款，我都不准許有。

——這倒，——我說，——你怎麼就能不准許呢？你這
可更新鮮！

——沒有什麼，——她說，——我就是不准許。他若是有
沒有錢，那就讓他在地上爬着爬去。在我工作的這一段
上，我就不能讓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剷除的那種現象得到鼓勵
的。

——對不起，——我說，——這是不人道的。應當以人道
待人，當他困苦的時候，而不是用反地待他。此外，他也許
是我的親戚，憑着親戚的感情的基礎，我就應當幫他的忙。

——你看，我現在就把你的親戚送到一個好地方去，女
售票員說，一面把身子斜着吊到電車外面去，她一面開始死
命吹她的口笛。

有一副陰險臉孔的人歎口氣說：

——這一次居然碰到這麼一個狠毒娘們。喂，你別吹口
笛，往前走吧；我現在就付錢。

——這是一張大票子，所以因為它大，我毫不願意在電

車裏把它踏碎。不過，因為這位大錢就要發瘋，而且也不
准許乘客較此幫忙，那麼就讓收下吧，當然，如果你得能找

到補出的錢，其實，也不見得你真能找得出來。

女售票員說：

——你往我身子底下塞這多大數目的鈔票幹什麼？我沒
有錢補。誰有零錢，掉一輛好嗎？

我原想答應同意的，但是看到乘客們的發硬的臉孔，我
就把我的計畫取消了。

——就是這麼一回事，——那個乘客說，——憑着這個
緣故我總沒有掏出大票子來，因為我曉得那是白費力氣的事
，電車裏是掉它不開的。

——這個人多麼麻煩，——女售票員說，——我現在
馬上把電車停下，讓他見鬼去。他把我的工作全都耽誤了。
於是她去抓繩子預備就動扯鈴。

那位乘客長出了一口氣，然後說：

——這個女售票員真有一種特別的人性。就是說，我頭
一次看見這樣的行爲。嗚，你先後扯鈴；我馬上就付錢。
他在衣袋裏換了換，然後撈出一個二十戈比的綠幣給她

女售票員說：

——你這個寄生蟲爲什麼早不拿出來？當然，一定打算
像騎腳踏車那樣地自坐一段來的。

乘客說：

——這人就給錢，連五路六臟搭上也就不够。把錢收去，
再把你那流汗的噴泉堵上吧……爲了這麼點點小事，她

動得戰時了足有一個鐘頭。簡直使人膩得慌。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女售票員對大家說，——可是它却影響國營機關的工作進行的正常性。我在這上面沾過許多小買賣的乘客。

過了兩站之後，那個蓄意不良的乘客，帶着他那項破而噴鼻的靈魂，從電車上走了下去。

那個時候，女售票員說：

——真還有這樣落伍的卑鄙人們！

後來我們又走近了一座什麼橋，而我也重新被大自然的聲響所吸引，完全忘掉有關於交通活動的零星小事件了。

（上文接前函四十四頁）加上慶祝英國人民英勇而堅強地抵禦納粹的符號，英國人民又從前在特拉法格和滑鐵盧爭取自由那樣地抵抗納粹了。

我們蘇聯人民很久以前就懷着對英國人民談話親切。普式原是英國詩歌偉大的監賞者。托爾斯泰認爲狄更斯是世界最偉大的小說家。我們對於英國科學永遠懷無上的尊敬，我們也不會忘記人類如何得益於牛頓和法捷依（*М. В. Фаддеев*）雙面文，和華萊士（*W. L. Wallace*），瓦特和斯密荊生。

我們知道，英國人民和我們同樣地珍視文化。英國人民對文化的創造是並非微小的。

可是在今天，當我們蘇聯人民同英國人民並肩戰鬥的時候，我深信，我們的友誼將更發增長，在爲了正義，爲了保護文化的鬥爭中，我們的友誼將更被鞏固了。

著原德歌家文大界世

德士浮

劉盛亞 改編

五幕 劇

實價三元五角

歌德的「浮士德」爲西洋文學五大巨著之一與莎士比亞的「漢姆萊特」但丁的「神曲」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荷馬的「依利亞特」同屬世界之文學傑作，本書由一代大文豪之魄力，寫來細就深刻思想蘊實藝術完美爲世人所交譽，劉君根據三十種版本精心翻譯功力悉稱不失原著精神本劇分爲五幕人物典型效果空氣均恰到好處愛好歌德作品及戲劇讀者均宜一讀

看戲 (左琴科作)

王語今譯

前幾天，羅格却夫同志和他的妻羅莎·珂齊爾娃在馬路上碰到了我。

遇到之後，他們就勸我同他們一路到戲院裏去。

「哦，——我想，——我今天晚上橫豎閑空無事——就消度一段文化時間吧。」

當然，我們走進戲院裏。當然，我們買了票子。我們順着樓梯走了上去。突然，喊我們退回去。命令我們脫衣服。

「把大衣，——人們說，——都脫下去。」

羅格却夫，當然，同那位太太馬上把大衣說掉了。而我，當然，却立在那裏打主意。那天晚上，我的大衣是直接穿在睡衣上面的。上衣根本沒有穿。我就想，老兄們啊，說大衣可真有點不大妥當。「簡直，——我想，——非出去臉的事不可」。主要的——睡衣不能說是蔽體的。睡衣並不很講。不過，當然，那是很粗野的，夜間穿著的。領口上，當然，釘着一顆巨型的，外衣上用的，大鈕扣。「真丟臉，——我想，——帶着這麼大的鈕扣走進休息室去。」

「同志們，——我說，——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我今天，衣服穿得不多。我若是脫下大衣，可真有點不大方便。無論如何，裏面總有背帶，而且襯衫也是粗野的。」

「哦，——讓我看看。」

我把鈕扣解開。給他參觀。

「——是的啊，——他說，——可真的，這個小樣兒……那位太太，當然，看了看之後說：

「我，——她說，——最好還是回到家裏去嗎。我，——她說，——我不能讓祇穿一件睡衣的男士們和我一同並肩地走路。你們，——她說，——若能把襯褲套在褲子外面穿，那就更好了。够數了，——她說，——你這這副抽象的外貌走進戲院裏去是很不妥當的。」

我說：

「——我事先也並沒有曉得我是要到戲院裏來的。——你還壞了頭。我也許不大愛紅穿上衣。也許我捨不得穿上衣，那你要麼辦？」

我們開始想，要怎樣辦纔好。羅格却夫，那個狗傢伙，說：

「——這樣吧。伙西裏，迷爾魯蒂諾維契，——他說，——我現在把我的背心脫給你，你穿上我的背心，就那樣地穿溜它走，也就好像你永遠感覺穿帶上衣太熱似地。」

他把上衣解開，開始在裏面換，找。

「——哦，——他說，——親媽呀，我自己，——他說，——今天也沒有穿背心。最好，他說，——我現在把領帶給你，那到底體面得多了。你把它綁在頸項上，就好像你老覺

滑身上太熱似地。

太太說道：

——上帝明鑒，——她說，——我最好還是回家去罷。

在家，——她說，——我覺那安靜得多了。你看，——她說，——一位男士幾乎是穿著一件襪褲的，另外一位更穿領帶假光上衣。讓俊西里·迷爾魯著維契，——她說，——求求他們准許穿大衣進去吧。

我們央求又央求，哀告又哀告，又把職工會的證書給他們看——還是不准進去。

——這個，——他們說，——現在不是一九一九年——穿大衣看戲的時代了。

——哦，——我說，——這一筆賬算是過不去了。老兄們，看椅子也祇好往家裏搬回去了。

不過，我一想，錢已付出去了，我就走不動了——兩條

腿自己也不肯往出口那裏走。

羅奇却天，那個狗傢伙說：

——這樣吧，你，——他說，——把背帶解下來，讓太太在手裏捉來它，假裝手皮包。你自己別管是什麼樣子，就那樣吧吧；那那那是一件「翻領式」的夏季襯衫。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你穿著它就老覺身上熱就完了。

太太說：

——我無論如何也不肯帶，隨他吧。安頓好。我，——她說，——所以到戲院來。並不只為了在手裏給男人們提東西的。讓俊西里·迷爾魯著維契自己提帶，或者緊進衣裳裏去罷。

我把大衣披了，然後就頭垂着那副不合歡迎情形的外貌地立着。

當時，又是狗養的一般的寒冷。我渾身發抖，我一直地咬著牙齒。圍過的人們都在看。

太太搭話了：

——快點，你這卑劣漢，用力解開吧。邊圍裏是人們在走來走去的。哎，上帝，我最好還是回家去罷。

可是我任怎麼解也不能快。我冷得很。我的手指頭有些不聽使用了——尤其是立刻解下背帶來。我用兩手工作着柔軟體操。

然後，我們把自己訓練好了，再坐到位子上去。

第一幕經過得很好。可就是冷。從開幕到閉幕，我作了一整幕的柔軟體操。

在休息的時候，我們後排的隣座們，突然騷亂了起來。喊着呀戲院管理人來。他們在談論關於我的話。

——太太們。——他們說，——看那睡次的時候覺得羞心。那睡衣罷，——他們說，——（下接前章四十三頁）

年青的太太（柴龜夫作）

李茂輝

祇有兩條或三條彎曲的槓道的小市鎮B現在正睡熟了。岑寂籠罩着靜止的空氣。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但是遠處，不消說是市外，時時傳來斷續的，沙啞的，次字音的犬吠聲。天快要破曉了。

一切許久就已經沉睡了。市內唯一沒有睡着的人是塞金合格的藥劑師謝爾諾茂狄克的年青的太太，她對丈夫在B市開了一個藥房。她已經上床了，可是從床上又起來三次，她睡不著覺，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她穿着睡衣坐在洞開的窗邊，望着大街。她感覺很倦怠，愛憫，煩悶……非常煩悶，她十分想哭喊叫！她自己還是不知道為什麼。她的胸中彷彿有一塊東西，繼續上升，一直堵塞了地的喉嚨……離她的身後幾步，謝爾諾茂狄克躺臥在床上，香甜地打着鼻聲。一身金質的簪子刺着他的鼻樑，但是他一點也不感覺着，而且他確實是在微笑，因為他正夢見市裏的人全患了咳嗽病，正向他購買丹麥玉牌的咳嗽藥粒。針刺，炮擊或擁抱全不能驚醒他。

藥房差不多是在小市鎮的盡頭，所以藥劑師太太可以眺望野。她可以看見東方的天際漸漸發白了，於是又要更深紅，好像起了大火一樣。寬敞的大圓月忽然從遠方的藥樹叢後閃閃外飛起。月亮是紅的（當月亮從藥樹叢後露出的時候，

照例她是蒼白的）。突然在夜前靜寂中傳來了步履聲和鞋釘的響聲。她聽到這聲音。

「一定是軍官從警察隊長的家裏出來回營房，」藥劑師太太心里想。

不一會兒，兩個軍官的白色外衣的人影出現了；一個是高大的，另一個是瘦小的……他倆沿着籬笆，沿着兩旁籬籬地走着，並且兩個人還在大聲談話。當他們經過藥房的時候，腳步更放慢了，眼睛瞥視着窗戶。

「聞這氣味像一個藥房，」那個瘦的說。「正是藥房呢！啊，我想起來了……上星期我這裏來買過車漆油。這家藥劑師，長了一張受氣的面孔和一塊驢似的額骨！老朋友，這一塊額骨！那一定像沙姆森（一）用來殺辦利既夏人（二）的那塊額骨。」

「哼，對啦，」那高個的用低聲說。「藥劑師睡了。他的太太也睡了。奧布蒂歐索夫，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

「我看見過她。我非常喜歡她……醫生，你說，她能夠愛那塊驢額骨嗎？她能嗎？」

「不會，也許她不會愛他的，」醫生嘆息着說，好像對藥劑師很遺憾。「那個小娘們一定在屋裏睡着了，奧布蒂

藥劑師太太，什麼！熱得翻來覆去。她的小嘴半張着……她的一隻小脚垂落在床邊。我打賭那個臭風藥劑師還不知道他是一個怎樣幸福的人……沒有問題，他有一個女人和一瓶石炭酸。是沒有什麼疑別的！」

「我說，醫生，」軍官說，站住了。「讓我們進去買點東西，也許我們可以看見她。」

「在夜里——這是什麼想頭啊！」

「有什麼關係！他們在夜里也得應付顧客啊。老朋友，我們進去吧！」

「隨你便……」

藥劑師太太，藏在窗幃的後面，聽着了模糊的鈴聲。轉身一望她的丈夫，他像方才一樣地在微笑，香甜地打着鼾聲。她披上衣服，光腳套上拖鞋，跑到藥房去了。

她看見玻璃門外面有兩個人影。藥劑師太太扭開燈，趕快去打開門，現在她不再感覺倦怠，煩悶，也不想喊叫了，樂然過的心卜卜直跳。高大的醫生和瘦小的奧布希歐索夫走進門來。現在她可以看清他們了。醫生是黑面而又肥胖；他長了一張小嘴，動作很遲鈍。他稍微一試，外衣就好像要掉下來，他這模樣是汗。醫生面色潮紅，顯得溜光，一副女人相，柔軟得像一條英國的長髮。

「你們要什麼？」藥劑師太太問道，兩隻手裏着衣服放在胸前。

「給我們拿……呀……西藥士藥劑師！」

藥劑師太太不慌不忙地從藥架上拿下來一個瓶子，開始稱量藥錠，兩個顧客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的後背；醫生懶懶的躺一樣沒起了眼睛，然而那位中間却很莊嚴。

「我頭一次看見一位太太在藥房作事，」醫生說。

「這沒有什麼希奇的，」藥劑師太太回答道，從眼角望着那面色彩紅的軍官。「我丈夫沒有助手，所以我常常幫他忙。」

「的確……你們開了一個漂亮的藥房！這裏許多種類……瓶子！你們不怕玩弄毒藥嗎？」

藥劑師太太封好包，遞給了醫生。奧布希歐索夫付了錢。靜寂繼續了半分鐘……兩個人互相望着，向門走了一步，於是兩個人又互相望着。

「你可以給我拿兩辨士蘇打嗎？」醫生說。

藥劑師太太又慢慢地，無精打采地把手舉到藥架上。

「你們藥房有這個……就……」奧布希歐索夫喃喃地說，動着他的手指。「那種東西，據說，譬如……提神……塞爾茲水（三），你們有塞爾茲水嗎？」

「有，」藥劑師太太回答道。

「妙極極！你是個仙女，不是個女人！給我們拿三瓶！」

藥劑師太太連忙包好蘇打，穿過門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一雙鮮桃，」軍官說，愛一愛眼睛。「在馬德拉島（四）上你不會找到像那樣的鮮桃的！唉？你說什麼？可是，

你別見疑。沒。

藥劑師閣下正睡得香甜。一過了一分鐘，藥劑師太太回來了，把五個瓶子放在櫃台上。她剛從地窖出來，所以臉發紅，很興奮。

「噫——噫——：安靜！一當她打開飯案後把螺殼攪掉時，奧布蒂歐索夫說。『不要做出這樣大聲響；你會驚醒你丈夫的。』

「哼，驚醒他有什麼關係？」

「他正睡得非常香甜；他一定正夢見你；祝你健康！」

「况且一醫生粗聲地說，閉著雙眼，乾咳起來，『像這像發笑的丈夫老睡覺倒很不錯。多麼漂亮的一滴鮮紅色的酒落在水裏了！』

「這是什麼意思！」藥劑師太太笑道。

「那該多末妙。可惜藥房不賣酒。你們應該把酒當藥品賣。你們有 Vinum Gallicum rubrum (五) 嗎？」

「有的。」

「那麼，給我們拿一些酒來！拿這兒來，他媽的喝！」

「你們要多少？」

「Ostium Seta (六)……每人來一盞斯甜酒，然後再看……奧布蒂歐索夫，你看怎麼樣？先來甜酒，然後再……。」

醫生和奧布蒂歐索夫靠櫃台坐下，脫下帽子，開始喝酒。

「你一定是要知道，酒是很壞的東西。Vitis vinifera est in

酒 (七)！雖然在……呢……這酒飲甘露。你太迷人了，太太！我在夢中吻你的手。」

「我眞能吻到你的手，我犧牲多少都行，一奧布蒂歐索夫說。『我發誓，我願意犧牲我的生命。』

「妙極極，」謝爾諾茨克太太說，臉通紅，假裝正經的樣子。

「可是，你該多末懂得風情啊！」醫生輕輕地笑着說，從眼眉下發滑地望著她。『你的眼睛就像兩隻火彈！我要說你；你戰勝了！我們被你征服了！』

藥劑師太太望著他們的紅臉，聽他們胡聊，不一會，她也活潑起來，啊，她非常高興！她也和他們談感起來，她大笑著，賣弄風情，甚而反復地請求顧客再喝兩盞斯酒。

「你們軍官應該常到這兒來。」她說；真可怕，這兒太令人煩悶。我簡直要悶死了。」

「我也這樣想呢！」醫生不平地說。『這樣一隻鮮桃，大自然的奇蹟，被丟在荒野中！萬里波耶多夫說得對，『在荒野中，面向沙拉托夫！可是，我們該走啦。認識了你很高興……很。一共多少錢？』

藥劑師太太抬起眼睛望著天花板，嘴微動了幾下。

「十二盧布四十八戈比，」她說。

奧布蒂歐索夫從衣袋裏掏出來肥胖的記事冊，攤弄一會鈔票，就把錢付給她了。

「你丈夫正睡得很香甜，……他一定做夢。」他咕咕地說

臨走時緊握着她的手。

「我不願意聽無聊的話……」

「什麼無聊的話？正相反，一點也不無聊……就是莎士比亞也說：『誰在青春時，誰才快樂。』」

「放開我的手。」

最後，談了許多話，臨走時吻了那位太太的手以後，兩個顧客遲疑地走出了藥房，好像他們在懷疑是否忘掉了東西。

她急速地回寢室，又坐在窗邊的老地方。她看見醫生和軍官走出藥房後，又慢慢地走了廿步；接着他們就站下耳語，關於什麼事情呢？她的心悸動形，她的太陽穴也在跳，然而她不知道為什麼；她的心急遽地悸動，彷彿窗外那兩個人的耳語正在決定她的命運。

五分鐘後，醫生離開奧布蒂爾索夫向前走了，然而奧布蒂爾索夫却回來了。他走過了藥房，又走過了一次……他站在門的附近，於是他又走前幾步，最後門鈴有思慮地似叮叮響了。

「什麼？誰？」藥劑師太太突然聽見丈夫的聲音。「門鈴響了，你沒有聽見，他正這樣說。『這樣還行嗎？』」他走下床，披上浴衣，披着襪襪的，半睡著，手上拖鞋，進房去了。

「幹什麼……？」他問奧布蒂爾索夫。

「我買……我買四辨士薄荷錠。」

鼻子不斷呼吸地吸氣，打着呵欠，一邊走一邊打磕睡，兩隻眼睛直瞪瞪的，藥劑師未到藥架，拿下瓶子。

兩分鐘後藥劑師太太看見奧布蒂爾索夫走出藥房，她眼看著薄荷錠包扔到泥路上了，醫生從藥架後面出來迎他……他們一遇到，就打着手勢，於是就消失在晨霧中了。

「我該多末不痛快！」藥劑師太太說，惱怒地望著她的丈夫，他很好就脫掉衣服又躺在床上了。「唉，我該多末不痛快！」她重複地說，忽然沒在辛酸的淚水中了。「而且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

「我把那四辨士忘在櫃台上了。」藥劑師喃喃地說，拉過來被蓋在身上。「請你把那錢放在錢箱裏……」

他立刻又沉入夢中了。

註一 *Opium* 為舊約聖經中之怪力士。

註二 腓利斯夏人乃巴勒斯坦西南岸古國之人。

註三 一種德國礦泉水。

註四 馬德拉島為大西洋之羣島，屬葡萄牙。

註五 法國紅酒。

註六 需要多少。

註七 一種果酒。

神父受職式（意·西龍作）

馬耳譯

一天早晨其奧·薩伽醫生被請到一個病人的床邊去。從亞加夫里達來的一個年青人打着車了迎接着他。醫生把那

人望了一眼，說：

「咱們倒似乎認識呢。」

「咱叫做木拉佐·卡蒂爾，是亞加夫里達姓卡蒂爾那一族的人。」那位年青人說。「是的，咱們互相認識的。咱的祖父常常租你先生的磨坊和田地。那些田地真好，好得使人心愛。咱的祖父租過你先生家的葡萄園有三年之久。可是倒霉的事來了，生病啦、吵嘴啦。咱的兩個哥哥跑到巴西去了，信也不寫一封回。」

「咱們是互相認識的。」薩伽醫生說。「你的病人是誰呢？」車子朝着風的相反方向走。風裏面還夾得有雨。

「四月尾的雨是好的。」卡蒂爾說。「大夫，當咱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咱還記得在亞加夫里達的那次公開演講呢。你那篇演辭是寫維護教會和民衆而發的。在小冊上是寫着「自由」那個字。咱的家庭是擁護你的意見的。那時還是大戰結束不久，人民從給有自由的。那時教會不是替政府說話，而是替人民說話。咱們是站在一條綫上的。可是自那以後，風頭變了。」

車子向着雨或而地。雨是從一團山那兒飄來的，從

兒童比冷比尼山伸張出去，一直伸到富村羅盆地上面。牠們展着，像覆在馬里昂諾和斯古可拉那些村子上的面罩一樣。

「於今女人和老頭子都維護教會，而咱們只有管咱們自己的事兒了，卡蒂爾繼續地說。「咱父親已經有六十歲了，可是還當着聖禮兄弟會的副會長。每星期早晨他在大彌撒裏唱歌。在耶穌受難日和聖差節，他總是穿着他的紅色聖衣參加禮拜行列，和回應詹奧列摩斯的禱告。每年咱們送給亞加夫里達教區兩桶酒，作爲做大彌撒之用。咱們的死者都埋在聖禮會教堂的墓地裏：你一走進去時朝右手邊的那塊地便是，這一切並不是說，咱們比別人好。可是這些事情照例值得記憶。我要記憶的。理由是：這表明咱們是站在一條綫上的人，大夫。」

「咱們是互相認識的，」醫生說。「咱們互相認識的。你的病人是誰？你家裏的人嗎？」

車子離開了圍道，走進一條小路，向亞加夫里達進發。這小路在大豆和豌豆田中間，充滿了泥潭。

「話雖如此說，去認識人的方法倒是形形色色，」卡蒂爾說。「咱們種田人是從咱們種的田而相互認識的，或是經過契約關係而認識的。但這是認識人的方法麼？你做工，你買東西，你賣東西，你租東西，所以你需契約和證明文件。」

你到外國去做工，你碰到許多公務人員，你遇見許多人。可是，這是認識人的方法麼？有一次，當咱在馬賽附近一個叫做愛斯塔克的地方作工的時候——那兒那時正在建築一個隧道——有一個人和咱交談，說：「你有一個同鄉在這兒，一塊念過書的人。」咱於是對自己說：這大概又是一個想敲咱竹杠的人。咱的護照和文件都是確確實實，而且手續費也都早已付清，他還要敲咱子呢？可是，那個人終於是來看咱了。他說，他好幾年不曾到過馬細加。於是他們開始談話於亞加夫車道和庫比巴第尼地方的事兒。他問起這兒的人們和他們的生活。他談起他自己身村子，他談起富村羅。以後的幾天晚上，咱們常常在一起見面。咱們常常一起出去，坐在愛斯塔克的碼頭上，談到夜深。過了幾天晚上以後，咱們談到一些咱們以前從來不曾想過的東西——一些簡單的東西——而且咱們開始思索那些東西。有時咱談一些好東西，有時他也談一些好東西。把那些話在這兒告訴你聽是不可能的。大夫，因為你會笑死咱。——之，白天咱在隧道內工作。那是八個鐘頭一天的活兒，但是每個人總是多做兩三點鐘，寫的是要多弄幾個錢。可是咱做了八個鐘頭後就停了，因為咱知道，咱所喜歡交談的那個人，是在等着咱的。咱們談些關於人，關於地球，關於生活的話。於是咱開始自己想：這兒是一個人，和這人咱任何關係也沒有，咱既不向他找職業，也不要他寫證明文件。而他對於咱也不像一個醫師，也不像一個教師，更不像一個宣傳家——那些什麼都知道，得了錢而

識別人自己的話的人。他跟我交談，正如一個有人性的人一樣。有一天，他走了。我就再也沒聽到關於他的消息。——

醫生打斷他的話頭，說：「我猜得到，他是一個什麼人。」

「咱現在可要告訴你一樁事，大夫。兩年以前，當我從聖巴巴洛諾安會推着手車回來時，咱在馬里昂諾公路上看到一隻狗被汽車滾過去了，牠的腿被剝斷了，號叫得怪可憐的。咱就跨進車裏去，用手帕把牠的腳包好，帶回家來。兩個月以後，一個車夫從斯古可拉來，把牠取去了。去年夏天。咱到一個跛了腳的羊，咱帶牠回家來，把牠放在牛和驢子的欄內養起來。不久他的主人來了，把牠取回去。這是咱們的風俗。不過昨天晚上，咱在愛斯塔克所認識的那個人來了。他敲着咱的門，起初，咱簡直認他不出來。」

「那嗎，他是比得羅·斯納嗎？你祇要我把帶去見他嗎？」薩爾問着，嚇得一身是汗。

卡蒂爾把車子趕到路的旁邊，停下了。兩個人同時跳下車子。卡蒂爾把馬拴在一株榆樹上，用一條紅氈把牠蓋起來。醫生向四週不安地望。雨下得已經不怎麼厲害了，而且烏雲是向塔格里可古那邊飛去。可是新的烏雲又向亞伏督諾這邊推進來。田野是寂無一人。兩個人站在車子旁繼續談下去。

「咳，那個人敲咱的門。」卡蒂爾繼續說，而他並不這

來。雖然他全身在發熱。所以咱們在一條小道上散。一會兒，談了一些關於愛斯塔克這地方的話。於是他開始告訴咱，說他是偷偷地回到意大利來的，說他是冒了極大的困難才逃過警察的視線。他說，他和他的朋友已失掉連絡，因為怕被警察抓去，他告訴我，就在這雨中，他在田野裏流浪了幾天；可是他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因為他正在高度地發熱。他說，他猶豫了好久，才來找咱，看是否咱能把他藏起來，一直等他病好。他跟我說：「你是一個做粗活的人，而咱正是爲了這些人的利益才回到意大利來的。請你不要告官吧。」昨天夜里，咱把他藏在一個茅屋裏，現在咱不曉得，怎樣辦才好。咱們能讓他像這樣地死去嗎？」

「他是應該住在外國的，」醫生用一個很乾枯的語調說。「可是現在他在這兒呀！咱發現他在咱的門口，正如你發現一隻狗，一隻羊，一隻要死的牲畜一樣。咱們應該讓他這麼地死去麼？」

「他並無什麼牽掛，他是一個光身漢。咱有一個家產，咱們的政治觀點完全兩樣。」醫生說。

「這可並不是什麼政治觀點問題呀！」卡蒂爾說，「這是一個要死的人呀。當咱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人們教咱記熟教會裏的教理問答。那教理問答說：慈悲的工作是這些：給渴的人水飲，給無衣的人衣穿，給朝山進香的人屋子住，給有病的人救護。教理問答可不會說：只給與你思想相同的病人以救護。教理問答上所說的只是所救濟病人。可是，在

那些日子裏，教會是同情老百姓，而不是同情政府的。也許，教會已經把教理問答的內容改變了吧。」

「是他叫你去讀我的嗎？他告訴過你他認識我的嗎？」醫生問。

「他說，他和你同過學，大夫；不過他告訴咱，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請你來。」卡蒂爾回答着。

兩個人就這麼站在路邊的車子旁談下去。後來，他們停止談話了。一個種田人走過去，趕着一匹載滿了柴的驢子。不一會兒一個老女人牽着一條山羊走過去。卡蒂爾不知道，是否應該把整個實情說出來。於是她決定說了。

「老實講，」他說，「他並不願意咱承認你。昨天夜裏，他和咱說，「咱是爲了做粗活的人的集團而回到本國來的，我請求你幫忙，因為你是一個有良心的粗人，不過摩爾醫生是一個知識份子，而且他的事業要幹。而且，」他繼續地，說「他是一個常常到主教團裏那兒去的智識份子。爲了討好當局，他也許會把我交給國防局的。可是咱不相信這種想法。他又說，只有一個人是不肯幫助他的——那曾經在小學當過教師的牧師。可是他又說，這個牧師已經是太老了，不願意把自己牽涉到一些危險的事兒中去。昨天晚上咱們就是這樣兒分手的。今天早晨，當咱在陽光中看到他的時候，他的面色更難看了，所以咱來請你，大夫，也顧不得徵求他的同意了。如果咱們把他當做一個上帝的子民的話，那咱們的責任就是要幫助他。」

薩爾醫生戴着手子的帽站着。他不安地向周圍探望。他似乎是被嚇得很可以了。可是鼓起了勇氣，說：

「他得馬上走開！我將儘量地勸他離去，假如他需要吃什麼的藥話，我可以你家庭任何人的名義給他開一個藥方。願上帝助我們走出這條險途吧，啊！」

「他就在那兒」，卡蒂爾答着，「那胡桃樹後面的茅屋裏，你可以單獨走到那兒去，大夫。咱將留在這兒，以便觀風。」

薩爾醫生走進胡桃樹後而那間茅屋裏去。他看到一個衣服穿得整潔，不擺架子的，身軀很小的紳士，坐在地上。這使他怪不安的，因為卡蒂爾並沒有告訴過他，還有別的人在這兒。

病人在什麼地方？他問。

「病人在什麼地方」？他問。

「誰請你來的」？老紳士回答着。

「木拉佐。卡蒂爾告訴我，說是有個人在這兒生病」醫生說。

「我告訴過他，不要幹這一類的事兒，」老紳士回答着，站起身來，朝薩爾醫生的眼睛瞪着看。

薩爾醫生吃了一驚：他發現這位小小的老紳士正是他的同鄉比得羅·斯柯納。

他那大的，深陷的，閃灼着的眼睛，他那薄薄的嘴，他那不厚的，無血的，透明的紅耳朵，他那厚的，未修整的

頭髮，還是跟他那小的時候的形狀差不多。可是他面上的皮膚，却像畫了錢條的羊皮。

「你和我的年齡一樣大——三十三歲。怎的你看起來像一個六十歲的人」？這醫生好奇易才放說出一句話來。「你怎麼把自己弄到這步田地」？

斯柯納大笑起來，愉快得像一個開了很成功底玩笑的孩子。他於是解釋道：他在未回意大利以前，他用了一種特殊酒精混合物，使他的皮膚打起縐紋來，以致於他看起來像一個未老先衰的老人。這麼着，他使警察無法認出自己了。

「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發明」，斯柯納說：「其用場甚廣。當一個普通意大利青年的觀念，已經不再想做美國或瑞士的旅行家底情人，而想從事於一些嚴肅的工作時，我想爲了那些最漂亮和文雅的哥兒們，需要開一個破客院而代替那些美容院才行。」

薩爾醫生望着他的同鄉那種破了像的老面孔，目瞪口呆起來。比得羅斯柯納從沒有被人認爲漂亮的，可是他那種好打扮的性格和忠誠，早已是對女人有吸引力了。他從來不曾是一個石榴裙的拜倒者，可是他已經有一點名聲，被人認爲一個富有熱情，衝激和毅力的戀愛家。薩爾醫生想不透，是一樁什麼政治道理，使得這位青春年少的朋友，把自己弄成這麼一個老樣子。

他說：「雖然你自己弄成這麼一個樣子，警察可還是認得你出來。」

「一點也不」，斯柄納答着。「當我還沒有和團體發生接觸以前，已經有人在羅馬警廳古發我了！——雖然地是秘密偵探幹的事兒。我能逃脫的理由，這是因為羅馬警察廳傳佈我的一張魚照片。我沒有任何意思要在羅馬呆下去。我回到意大利來是要在豐富（意大利南部最窮的農民）中間去工作的」。

斯柄納的這些策略，使人記起了一八四八年間的浪漫小說時代。薩伽醫生開始有一種孩子氣和危險情狀的感覺，而他也就不知不覺地墜入到這種情狀中去了。有一輛貨車在國道上開過去了。他聽到這聲音嚇了一跳。

「不要害怕」，斯柄納微笑地說。「請坐下來」。

汽車的聲響遠遠地聽不見了。

「我沒有坐下的必要」，醫生說，「因為我並不想逗留。我來是爲了勸你趕快離開此地，馬上到外國去的；這是爲了我們的好，同時也是爲了你的好」。

「謝謝你的忠告。不過我不能再回到外國去了」，斯柄納答說。

「那你爲什麼回到意大利來呢？假如你愛好自由的話，你爲什麼不住在任何有自由的國家內呢？」薩伽問他。

「我回來爲的是要能呼吸」，斯柄納說。

薩伽想我出能够使斯柄納懂得的語言來說。

「那些偉大的革命者」，他說，「你的先輩們，你的那費數十年爲他的理想，爲推翻暴君的先輩們，醫生都過齊放

逐的生活，怎的你不能呢？」

斯柄納對於這種反對意見，已經聽得很多。

「你一點也不錯」，他說，「爲了要做一件巨大的政治任務，我不知怎樣來保持我的生命，我是一個很不行的革命者，可是我再也顧不去流放了。」

「那嗎，假如他們抓住了你呢？」

「那當然是有坐監的危險的，可是這理由立不足够使我離開我們的國家。我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可是離開了我的國家，正像一條魚離開了水一樣。我已經過慣了流放生活，我已經等不下去了。」

「這麼說來，這已經是不關我的事了。我可要洗乾淨我的手」，薩伽醫生說，真的做一個像洗手的姿勢。

「我真高興，今天，聽到你用這種處誠的方式來表明你的心跡」，斯柄納說。「很顯然地，你所受的宗教教育，並沒有浪費。」

於是他繼續說下去：

「前天夜裏，我在克羅其山中一個洞裏過去的。我那時很餓，很渴，並且又發熱，全身都被汗濕透了。在遠處，我可以看見我們在一起念過八年書的學校。我們一同所看管的那些花叢，一定還在那個花園裏面的。你記得我們一起睡的天竺葵嗎？那個大的宿舍一定還在那個第二層樓上。我們的床是相隔得那麼近，以致於夜深我們還可以互相談天而不會被合監發覺，你還記得我們的那些荒唐的事兒嗎？唐本頓

說大吹他們古代詩人的獨自主義論，唐·西拉魏斯末大吹他們論理學定律，差其奧大論其聖徒們著作的版本，英雄和皇帝們的事蹟與名實，在教堂內吃飯的時候，我們每人總是要輪流地高聲朗誦聖徒和殉道者的傳記。當我們走出這個荒唐世界以後，我們發現一個社會，一個教會，一個國家——這些東西跟我們所生長出來的那個世界完全兩樣。我們每個人只得作各人的選擇了。我們如不投降就只有投降，不反抗就只有聽命。在天曉得的一個時代，曾有一個中庸之過可循。可是大戰以後，在我們這一代，那種道路已經被塞住了。從那時起，多少年過去了？十五個整年頭。看到我們在這兒生活，誰都不會想做，我們在二十歲，以前會走着同樣的路線，會對於將來做着同樣的夢。」

薩伽醫生有點聽得不安了。

「對的」醫生說：「我們現在是屬於不同的社會圈了。」

「不同的人類」，斯柄納糾正他說。「自由人和奴隸之間已經不是社會圈的問題了。我要說：不同的種族，假如這名辭不會使德國人強姦過的話。我用這種方法說，因為我找不出其他的術說來證明我們意思。在目前情形之下，我是你手裏的東西。對於你和那些像你這樣處世的人裝做出尊敬，我是吃不消的，而也做不出來。此外，算總賬的那一天還沒有到，你去吧。」

斯柄納走到這空茅屋的裏邊去，在一個驢子鞍上坐下來，醫生有些兒猜疑了。他於是步向他，說：

「至少，你要讓我調查，調查，你的身體，我可以經卡蒂爾的手爲你弄點藥吃。」

斯柄納有點不願意地解開他們的胸腔，他一臉打了皺紋的，老年人的面皮，跟他那清潔，白而文雅的成年人身體，成一個奇妙的對照。醫生在他有病的朋友身上測下腰來，敲着他那空而空的胸膛，聽他那突突的心跳，同時他從各方面要測出他那裏的不安的喘息。這測驗把斯柄納的精力花費完了；他慢慢地從那驢子鞍上滑下來，直直地躺在鋪滿了草的地上，眼半閉起來。薩伽心中忽然充滿了一種善意的同情和年青的同志感。

「薩伽，斯柄納，我的朋友」，他說。「我們不必東扯西拉吧。一句話：你不應該死去。」

薩伽握着他的一隻手，談一些他日常生活中的幻想，失望，悲慘，欺騙，陰謀，和氣悶。

「我們的生活都不過只是暫時地活着而已，」他說。「我想，在目前，一切事都壞；在目前我們只不過是適應自己，有時甚至還委曲自己，不過，這都是暫時的事；有一天我們要過着真正的生活。我們是準備着死去，但總還覺得不會過一次真正的生活而抱屈。有時我有一個想頭，我以爲我們只有一個生活，而一輩子只不過是臨時過去，等待那個真正生活的開始。於是日子就這麼過去了。誰都不是在「現在」中生活。誰都不能從他的日常的生活開始。就是那些政府黨內的人，享着當權的好處，也還得過着陰謀我的生活，被一

些腐爛的惡毒弄得頭昏腦漲。他們也不過是暫時地生活，過着等待的生活吧了。」

「但是，一個人不能老是等着呀，」斯柯納說。「一個人在流放時也是過着等待的生活，但是，一個人應該行動呀。他應該說：『够了！從這天開始。』」

「可是，假如沒有自由的語呢？」薩伽說。

「咳，自由並非是別人送給你的一件禮物呀！」斯柯納說。「你可以在獨裁制度下做一個自由人，只要你反對那政體就行了。那用自己的頭腦思想的人，就是自由人，那寫自己所認為真理而奮鬥的人，就是自由人。即如你住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裏，而假如你懶惰，無同情心，無熱忱，無決斷的話，那你就不是自由人，而是一個奴隸，雖然沒有什麼人來強迫和威逼你。自由是要你自己去尋的東西。向別人去要求是沒有用的。」

薩伽開始煩躁起來，深思起來。

「你是我們的復仇者，」醫生說，「你是我們最優秀的份子，你應該醒醒，你應該活下去。你要好好地注意你的身體才好。」

「薩伽，」斯柯納說，語氣很沉重，「如果我回到意大利什麼成就也沒有，而只甦醒了你的聲音，得到了一個失了的的朋友，那我這次回國也很有價值了。你現在的話，正和些夜裏當全宿舍的人入睡了，你所講的那些話。」

卡爾斯這時在門口出現了，身上正滴着雨。「外面還在

下雨，一個人也看不見。」他說。

醫生和卡爾斯走到一邊去，討論怎樣來處理斯柯納辦法。卡爾斯把這病人拖在手臂上。爬過梯及到上面的堆草樓上去。

「在目前，你只有在這兒說着了，」醫生對斯柯納說。「你必得棄天地籍籍。你所必做的東西，卡爾斯將會送給你的。同時，我們將儘量地寫你一個比較舒適的護照送給你。」

「我時再也不會過着放蕩的生活了，」斯柯納說。「恐怕就是你想去也不行了，」醫生說。「你的身體已經不適用於作長途旅行，或是偷偷地爬過阿爾帕山國境。我們將寫你一個地方，使你避難幾個月——一個安全，清靜，而不很遠的地方。那以後，你想什麼，就可以作什麼了。」

他們去了。斯柯納單獨地在草窠住窩。過了幾天逃亡和危險的生活，他現在算居然能休息下來，被他所慶的熱而溫暖着。這是他回國後過的第一次安靜的日子，過的第一次精神舒暢的時刻。卡爾斯給他的護照處——正如他在想像中這個粗人會給他——更給他大的愉快。你必須對於朋友有信心。想起這兩件事，他好像就與在草上跳起來似的，尤其是當現在沒有什麼人可以看到他的時候。於是他想到，他必得要安靜，守規矩地躺下來，因為他現在正是和死在柩中。於是他又倒到草窠中，安靜地，守秩序地，正如兒時躺在馬槽裏的耶穌基督一樣，寫了使這圖畫完全相似，他應該還有一條

牛和一個驢子站在兩旁。在這種情況之下，驢和牛倒是有用的，可是牠們在下屆午欄內，而且只有晚上才在廄，因為在白天的時候牠們出去做找草吃的工作了。而晚上當牠們回來時，樓上內亡命者已經在「馬槽」內呼呼大睡了。稻草催他入睡，催他做夢：夢見那茫茫一片的夏日田野，那充滿了豐實的五谷的，開滿了罌粟花的，充滿了蟋蟀聲的田野。對於警察憤恨的忿怒，已經充滿了他整個的身體，而且因了警察。他和初開時見到的一些朋友，也不得不失掉聯繫。可是這種憤恨和忿怒，現在產生出一種對於敵鄉人民的友情和團結感，這種感覺因卡蒂爾和薩爾醫生的行爲而更加深。當他睡在草裏的時候，這種感覺給他力量；這好像又是使他與他的土地發生肉體的接觸，如回到自然之母的懷裏去了一樣。熱度在燒燙他，但他還是覺得有精神。在這幾年不安定的放逐生活後，他覺得現在又是開始在呼吸了。在稻草樓後面，有一條潔白的潺潺的溪流。他在光滑的石頭和一簇一簇的水草間蕩漾，這溪的私語聲，是他輪在稻草中所聽到的唯一重要的聲音。他好久是長夜裏一種催眠歌；調子是已經老了，可是聽起來永遠新鮮。神話和寓言就是這裏產生出來的。鱒魚呵，對你這位故鄉的人作點私語吧！——這位被城市人正在要獵取的故鄉人！

斯柯納睡得很多。只有當他知道卡蒂爾送藥和食物進來時他才醒來。他吃飯，飲茶，於是又回到草裏，依然睡去。他睡了一天還來三次。他總是隨著驢子來的。他留下驢

來，取下東西，把這樓口掛在牆上的一個鐵圈子上，走進茅屋來，於是爬上斯柯納所騎的那個稻草樓。斯柯納聽得出他的每一個動作。卡蒂爾停留從不超過必需以上的時刻。他們交談幾句話，於是卡蒂爾就立刻走了，因為他很忙。

「薩爾醫生有什麼消息嗎？」斯柯納每次總是這樣問他。

「沒有，」卡蒂爾總是這麼回答。

斯柯納等待着。他並不慌忙。草樓上有一個大窗子。窗子被打下實以後，草就由這窗子放進來，躺在陰處的斯柯納，從他望去，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田野，那嫩綠色的麥田，那些在銀色莢子間露出小黑腔子的豆田，那些矮小的葡萄樹。在遠處，他可以看到伸展着的風道。一天晚上，有一大長串的馬車走過去了！——一大長列。車輪間塵着小小的燈亮！——向市集走出。斯柯納那看得睡去了，也和牠們一起到市集去了。從這一個夢到那一個夢之間，斯柯納成爲他身邊那些生活的景色一個最有興趣的觀察者。他所感受的這些感覺，是非常稀奇，而且不容描寫。使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眼前一切事物的那種驚人的自然性。一切東西都是各得其所；不是他那放逐者病態想像中的虛無世界，不是那些虛無田野，虛無農民，而是擺在眼前的實際世界。斯柯納想起了他在流放時所寫的那些小冊子和論文：每一篇文章他是竭力地想合乎實際。可是那些作品在現在他看起來好像是山霧薄空氣製造出來的東西。他完全被他現在所看的那些自然的東西所驚住了。

，所感服了。那些田野，那些廬子，那些農民，都是自然的，真實的。他們赤裸裸地擺在他眼前，在他的身外，跟他不發生關係，不再是他想像中的產物。他望着他自己病的身軀，也像一些自然物件中的一個自然物件一樣，一些東西中的一件東西；他不再是一些其他東西中的一個中心，基本物件；他現在不過是一個具體的，有限度的東西；一個地球上的產物。在躺在草上的斯柯納的身軀邊，是一排小圓形麵包；在另一邊是一瓶紅酒。這些東西是卡蒂爾帶來作寫他的一餐飯的。草是黃顏色的，麵包是黃色的，酒是紅的。

斯柯納還帶得有些本弄壞了的筆記簿；在那上面他寫下了許多關於農村問題的記事，這些東西，如果偶然被警察查到了，也許對於他有危險，可是他小願意拋掉他們。他相信，他記下來的這些東西，也許可作寫將來較大的工作的基礎之用，尤其是當他現在要和反法西團體與實際鬥爭脫離幾個星期的關係。現在他不經意地翻閱他們，偶而在這兒讀一行，偶而在那兒念一句，可是他不能繼續看下去。他們好像是中國文字寫的東西一樣，理論總是使他心中疲倦。他回到意大利來，不是來思索，而是來行動。

一天，薩伽醫生對卡蒂爾講了一篇關於維太命的話，其結論是：斯柯納需要更切實的飯食吃。從那時起，卡蒂爾每次帶雙倍的麵包，雙倍的酒給斯柯納吃。斯柯納從來不會是一個嗜酒的人，他寫了要洗淨舌上那般卡勒樂和塞朗樂的淡味與蒸白氣味，他現在也很願意地來飲酒了，常常卡蒂爾

偷些牛奶和沙和蜜來，未曾引起他母親的注意；而這些東西，對於斯柯納，真是等於一次愉快宴會。

酒不斷地使得斯柯納精神。有一天，當他覺得特別高興的時候，卡蒂爾送一封薩伽醫生寫來的信。那信上很神聖地，謹慎地敘述著一個計劃。這計劃使他安全地在一個山中的村子裏過三個月。兩個月，就已足夠使他恢復健康了。斯柯納計劃；不過他已經是足夠懂得，這計劃了。薩伽醫生第二天晚上在他已經睡了時到來了。斯柯納非下梯子，點起油燈，於是看到他的朋友拖來一大袋和尙衣服，和其他僧道用具。看到這些東西，斯柯納禁不住覺得有些難為情起來。

「我離開教會已經好幾年了，」斯柯納說，「可是，老實說，我討厭做和尙那種念頭，恐怕這種怪事跟我的性格不大相合。」

對於這種良心上的不安，薩伽醫生似乎覺得很高興。

「假如我不了解你，假如我相信你能穿這衣服作寫迷信的用途的話，我個不會叫你穿的。」他說。

於是這神父受禮就在這身屋內，一盞油燈面前舉行了。那頭牛和廬子是這般的觀衆。那母牛顯然是看不懂，因為牠在縮着，閉起眼睛，睡去了，或者也可說是裝做睡將呢。可是那頭驢子倒是站着的，呆呆在瞭望。牠的視線似乎使醫生有些不安。他牽過這牲口，使他轉向另一邊。牠也就屈服了。可是馬上牠又掉過頭，固執地望著從草樓上下來的人。這人正在穿上一件又長又黑，胸前有一大串小扣子的法

衣。

「羔羊穿上孤皮，驚的是怕被撕成細片。一羅伽醫生說

斯柯納那殘破面孔上的一對眼睛，做出一種莊嚴的神氣

羅伽醫生用一種半嚴肅的語調，臨時作了一篇演辭。

「這法衣」他說，「是從原始的神祕宗教所遺傳下來的，從伊西斯和兩拉比斯的祭司們所傳下來的——這些歷史，

當然也是曉得的。她們起先被天主教會的修道僧衆所繼承着

。這些人爲的是要保持基督教的神祕不要被世上的污濁所染

，爲的是要爲那些反對世界，隔絕世界的少數人保證某種神

力道法。這法衣，習慣居然超越了時代——他們所生在那

個時代——而遺傳下去，從這一個宗教遺到那一個宗教。現

在，你在這兒。你，一個獻身於一種新的，革命的宗教的人

，一個獻身於那種革命的，物質頭論的宗教底人。你現在穿

上這黑的法衣。這法衣——數千年以來，曾經是——迷信的

熱忱和犧牲的象徵的法衣。」

斯柯納的眼睛發出微笑的光。

「你將說一個什麼名字呢？」

斯柯納想了一會兒，於是答道：「斯巴拉。」

「好的，」羅伽說。「唐，保羅，斯巴拉。」

「爲什麼要叫做唐，保羅呢？」

「唐，保羅，斯巴拉等這名字很像你的本名比得羅，斯

柯納呀。唔，唐，保羅神父，咱們走吧。你有什麼東西忘記

要帶嗎？你手提袋裏的東西都在嗎？你的僧帽，你的祈禱

書，你的念珠，你的無袖法衣都在嗎？」

「咱們走吧，」唐，保羅，斯巴拉說。「願安全與我們

同在，咱們。」

志誠印刷紙號

運購各國紙張

採辦國產名紙

代辦印刷原料

承接各種印刷

歡迎另售批發

地址大同路一八號

陪都第一流百貨商店

恆義昇襪衫廠

各界公認

件件物品廉價出名
樣樣花樣精美超人

發行精美禮券

地址：民權路四十八號

電話：一七一九

總發行

發行

重慶

成都

東大街

民生大藥房

民生大藥房

國民政府註冊衛生署化驗

全而保親家祖國註冊商標



漢口民生大藥房製

漢口民生大藥房製

民生大藥房

國內各大城市各大藥房均有經售

各國藥號百貨商店均經售

香港

民生丹

漢口民生大藥房製

功效

四時瘟疫
胸腹疼痛
頭昏腦悶
急慢泄瀉
風火牙疼
諸般痧症

提神醒腦
防危救急
霍亂吐瀉
心痛腹痛
水土不服
山嵐瘴氣

▲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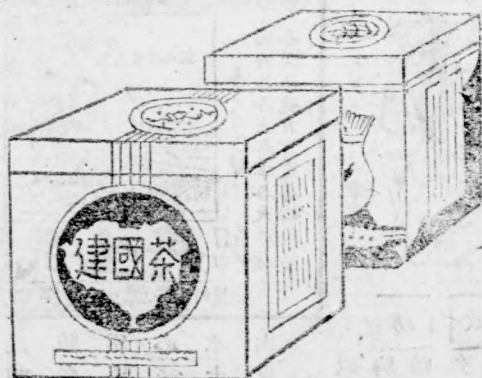
高尚仕女愛飲

中國茶葉公司出品之

建國綠茶

勝利紅茶

因係用機器製造清潔衛生
故為高尚仕女所愛飲



重慶營業處：民權路十三號

南京圖書館藏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三七六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重慶市圖書雜誌字號查證雜誌字第四三八號